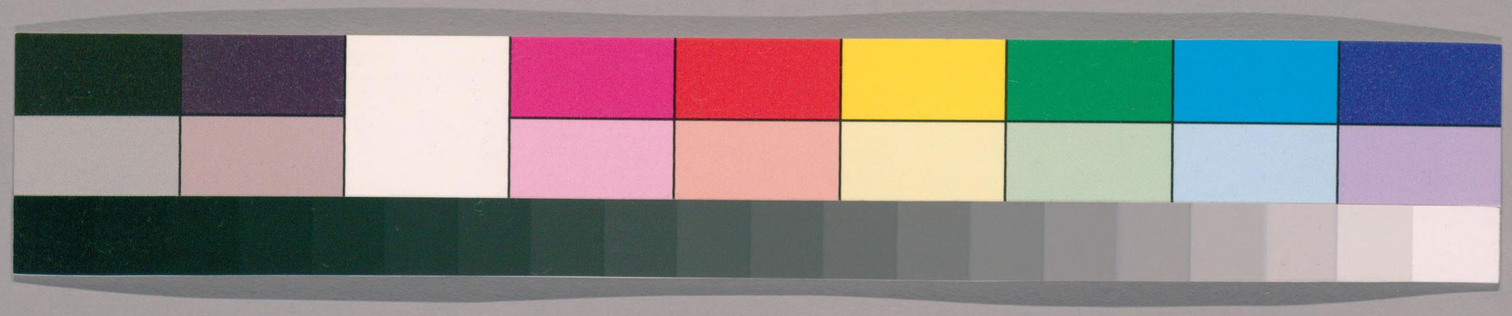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 6-M743s

ガラス使用

082.6
M743s
v.1
47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秋晴又大可稿
胡紹寧功水孫眉光嘯夫較

經問十二

李日焜蕭山人係兼汝先生之子康熙壬子舉人問微子微仲趙氏本無註而後人祇以微仲爲微子之弟已耳近淮安閻氏謂微仲是微子之子微子有二子長微伯死微子不立微伯之子腯而立次子微仲檀弓所云舍孫腯而立衍者卽微仲也此可信否

曰檀弓所謂舍孫腯而立衍者固是微仲然是微子

6715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之弟非微子子也家語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繼微子後而史記亦云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所云其弟謂微子弟也其云舍孫立衍者謂微子之子死不立孫腯而立弟微仲也自鄭氏註禮記謂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遂有疑衍是庶子爲適子之弟者此終是誤解考殷代傳嗣之法先傳及而後傳世及者兄終弟及如微子傳弟衍是也世者父子相繼謂傳弟之後弟卽傳已子而不傳兄子兄孫如微仲傳已子稽而不傳微子之孫腯是也此是殷法至微仲傳子宋公稽後始不稱微而稱宋始遵周法必傳世之窮然後傳及然入春秋後猶有宋宣傳弟宋穆而宋穆不守成法復傳之兄子以致大亂此已事也故微子傳微仲謂之傳及若微仲是微子之子舍適立庶非殷法又非周法于禮家何取焉且微子之子不得稱微伯與微仲也微是畿內國名紂以封其兄而其後武王伐紂仍使居微故仲以微君介弟稱爲微仲猶季札以吳君之弟稱吳季也若微子之子則長世子次公子也雖蔡叔之子亦稱蔡仲然彼仍封于蔡故仍以蔡名微子之子未嘗再封微也卽周初立國尚有襲殷遺法傳弟者魯伯禽之子考

公傳弟煬公是也然斷無魯公之子稱魯伯魯仲者此必見衛世家康叔之子卽名康伯謂國號可襲稱而作系本世記及古史考諸書者遂僞造此名不知康叔國號康伯者謚也且孟子稱微子微仲與王子比干箕子膠鬲同時並稱且稱爲賢人又稱相與輔相之又稱久而後失則直是商辛老臣何微子之子之有

王錫問曾子問攝主不綏鄭氏謂綏祭卽周禮墮祭謂尸取物擩于醢而祭然在周禮無墮字祇守祧有藏隋小祝有贊隋是豆間之祭此必以隋誤墮者然是食祭名也至郊特牲有詔祝于室坐尸于堂語而鄭註忽云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前則非祭食神反祭主矣且又云主人親制其肝豈洗肝于爨罨而燔之者乃復以之祭主耶

此名授祭儀禮特牲所云祝命尸授祭之謂授物于尸又謂之擩祭卽周禮九祭之醢醢菹鹽而祭之豆間又名綏如曾子問不綏不一以授擩食物爲祭也其又名綏如周官贊隋藏隋者以字旅者以字形相近又名墮聲相近也若鄭氏作墮則又從隋而變形易聲總是

此祭非有誤也祇郊特牲詔祝于室坐尸于堂並無燔蕭洗鬯制肝墮祭諸節而鄭氏以意爲制一如大文所固有而連翩摭入故唐儒亦謂此必攙漢時制禮而推廣立言豈其然耶第詳其大旨則仍是挼祭而詔主擩物如事生者當時尸主出堂尸席在戶西南面主席在奧南東面先取牲膟膋燎于鑪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既已詔于室矣又出而分減肝膋而墮于主前然且親制其肝絕而不離所以示墮祭之用此蓋爲主墮設也夫尸當挼物主亦墮祭事死如生以此明孝不然燔餘之肝何所取敬而以此祭主誤矣凡食祭必用肝肺觀士虞禮少牢特牲皆以肺肝爲挼祭可驗

沈昌祚問曲禮毋勦說毋雷同勦說者勦襲其說也如此則猶之雷同矣

勦是勦絕非勦襲也尚書天用勦絕其命惟絕襲同音故訛絕爲襲耳此勦字即是抄字左傳崔慶之盟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詞謂讀盟書未終晏子抄奪其說而代爲答以改易其詞此正勦說之解人方有言而我截其言而自爲說以代爲之終此與兵家勦截抄略並同故曰抄曰勦皆與雷同正相反一是

奪人說一是和人說而鄭康成註反云取他人之說而爲已說則又雷同矣古無勦襲語卽或有之亦如羊祜傳不爲掩襲之襲亦主抄取言非蹈襲也

又問食之用箸不知起于何時曲禮毋放飯謂手就器中取飯若匙着指者不得仍放之器中則周時尚以手取食矣史稱紂爲象箸如之何曰食自有箸覩禮曰飯黍毋以箸則非飯黍用箸矣又曰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則挾卽箸矣故鄭註曰今箸名挾提是挾與箸古皆有之特用不用耳古禮飯不用箸止用手然又有不同一說禮飯不同器而用手毋放飯是也非禮飯則同器而亦用手共飯不澤手是也故古有尊敬而用手者儀禮特牲祝命尸挼祭之謂以手挼物置之豆間之地此敬用手也有以褻用手者小雅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謂攘其左右手而嘗饘饎之旨否如後世左手持杯右手持螯類卽褻用手也此雖以意推之非有嘗據然概可睹耳

問春秋有鸜鵒來巢舊皆以爲夷狄之禽來巢中國故記異也今按之卽是鴝鵒則何異矣豈魯無

曰鸜鵒卽鴝鵒一名鴝鳩在魯亦有之所異者來巢耳名南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謂鳩性拙不能爲巢嘗攘鵲巢而居之則非巢居之鳥可知今公然來巢則異矣故越亦有鴝鵒俗名鴝兒童每云鴝鵒鴝鵒牆上做窠是眞穴居非巢居者自公穀不辨名物妄云夷狄之禽不入中國且又道聽非巢居之鳥又云宜穴而又巢而漢世公穀早出學春秋者皆宗之是以劉歆曰羽禽之孽而班氏五行志亦云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爲昭公出奔之兆而註書如顏師古輩雖疑非夷狄禽然又翻辨其不穴處則兩失之矣若考工記云鸜鵒不踰濟此眞戰國人之書其時傳聞春秋有是文而不考其實必謂魯國無是鳥而魯地有濟卽以不踰濟爲言吾不知其所爲不踰濟者是北來踰濟南來踰濟以爲北來耶則南方歲時記五月養鴝鵒教言語非北鳥也以爲南來耶則名南維鳩居之曹風鴡鳩在桑未嘗盡屬之南也北濟界齊魯但分東西而不分南北春秋稱濟東西俱有田邑安能踰之

姜兆鑣 康熙丙子科舉人會稽人 問論語齊景公待孔子章有吾老矣不能用也句此老字在前儒無解及者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安閻氏謂孔子在齊當景公三十三年距其薨于辛亥尚相去二十五年奈何輒自稱老耶必其年當六十歲禮六十曰老故云耳其說何如

曰孔子在齊不知何年據齊世家齊景公三十一年魯昭公奔齊而孔子世家謂昭公奔齊後魯亂孔子適齊未嘗定爲景公之三十三年也且景公三十三年卽魯昭之二十七年其距景公卒當自昭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越五年加以定公十七年至哀公五年而後春秋書齊侯卉曰卒景是相去二十七年非二十五年也本欲証其年而計年不確斯亦已矣乃又曰是年當六十歲夫景公卒時亦未知何年若以六十歲而加二十七年則已八十有七矣以八十七歲之君而尚未定嗣致公子爭立已爲不合且當時羣臣諫者止曰君之齒長又曰景公老惡言嗣事未嘗云耄也又且時所立者爲嬰孺子也倘景公九十而尚有孺子者左氏必專記之爲殊事矣

然而六十非無據也閻氏云景公爲魯叔孫氏所出當叔孫宣伯奔齊時納女于齊靈而生景公實在成之十七八年至襄二十五年而景公立則已二十七八歲矣計之立後三十三年則正當六十

吾老之言此眞有據乎

曰不然叔孫宣伯以成十六年奔齊當是時未嘗納其女于齊靈也至襄二十五年立景公時傳云叔孫氏還納女于靈公而嬖乃生景公則其還時實不知在何年其納女靈公亦不知在何月日爾時成公方怒穆姜又未死季文孟獻皆在朝用事而通國之人共爲盟戒以逐之至臧武仲奔邾時尚能引其辭以明監戒而謂十六年奔齊而卽能還魯此夢語也且年必有定其所云十六七年者十六乎抑十七乎十六則景公立年當二十七十七則其立年當二十八天下無兩岐其數以記年歲者如是則六十非六十也（一云杜註叔孫還是齊之羣公子名則齊無叔孫氏大誤）

然則吾老何居

曰何晏論語註曰以聖道難成故言老不能用此陰中于晏平仲當年不殫累世莫究之語而發爲是言不必實指年歲也曲禮恒言不稱老不必某歲始不稱也杜詩短歌行眼中之人吾老矣亦不知杜甫是年爲何歲也

陳佑（字士曾秀水人）問孔子爲司寇經無明文卽春秋定十年夾谷之會亦但有孔子相三字不知何官惟

史世家有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十年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十四年又云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則皆無所據而近作孔子年譜者自定十年至十四年皆曰爲司空並非司寇未知孰是孔子爲魯司寇見于孟子惟由司空進司寇則雜見家語而史世家襲之然祇在定十年耳史遷作世家倉卒不簡點見家語相魯篇有由司空爲大司寇語而在始誅篇又有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語誤認作兩時遂于定十年云爲司寇定十四年又云爲司寇以致胡安國作春秋傳詁十二年孔子墮成不克由十年爲司寇時未至大用其權不足故不能墮必至十四年大用後而道始可行而不知史記之謬兩爲司寇再爲司空甚至昭七年夫子爲委吏時即有由是爲司空語此是謬文非實錄也若近世年譜謂十四年以前祇爲司空則左傳子十二年夫子命申句須伐費人時杜氏即云爲司寇矣此皆盲人瞎馬無足道者第春秋傳文並不及夫子官職不特無司寇字即攝相之事亦並無有考商制三公稱相如仲虺爲成湯相傳說爰立作相而周無其名雖周公相成王管仲相桓公亦間稱相而終非官稱況季氏歷

相數世夫子以異姓卿士得代孟孫爲司空司寇已屬異數況敢代季氏執政而攝其相事果爾則齊人餽女樂夫子直麾去已矣季氏焉得而受之按春秋傳云夾谷之會孔丘相其所謂相卽儐相之相周禮所謂接賓曰儐詔禮曰相者凡盟會壇坫必有一詔禮之官而孔子爲之此如齊侯如晉晉士匄相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昭公如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同一官稱其曰攝者或當時以孔子司寇不宜作相猶祝佗以太祝不當相衛君見辭一類而後人不察卽疑爲宰相行攝夫相爲商官宰相爲秦官周無是也且夫子亦安能卽致此也

然而司空司寇皆卿名也魯之三卿則三家並爲之何有于夫子此豈三家之外夫子別爲一卿乎抑亦卽此三卿而夫子代爲其一乎且三卿之名止司徒司馬司空也若增司寇一名卽六卿矣侯國焉得有六卿也且司寇卿名也近淮南閻氏謂孔子初命爲大夫而非卿不知何據又謂侯國無大小卿魯國焉得有大司寇則是夫子爲司寇或有之曰大則未也何如

魯國三卿季氏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

是左傳文無可疑者特夫子由司空爲司寇則或代孟孫爲之或別設一官皆不可考惟禮証崔氏說禮云三卿周制凡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司寇皆司徒司馬司空兼官不必別設孟孫既爲司寇則不當又有司空夫子既爲司空不當又進爲司寇而子謂不然者據春秋傳臧孫紇爲司寇夏父弗忌爲宗伯皆非孟孫叔孫兼官且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以求太宰是時羽父已掌兵柄見爲司馬而尚求太宰且不求司徒而求太宰則太宰非兼官且非司徒之兼官抑可知矣嘗讀書大傳謂天子三公皆六卿爲之而分爲三等一冢宰司徒二宗伯司馬三司寇司空而三等之中又取每等之下者以爲名故曰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而其餘不然世但知三公爲三官而不知六官皆公也由此推之則侯國三卿必仿其制雖六卿皆備而祇以三官爲名抑或設冢宰時闕司徒設司寇時闕司空皆未可知是六卿雖具而仍不礙爲三卿天子之公與諸侯之卿其制一也若謂孔子祇初命大夫而非卿則六官者卿名也六官在朝名官卿在鄉名鄉卿若在軍即名軍卿卿可名大夫

大夫不得名卿也或者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魯本次國而夫子又異姓之卿不必爲天子所命而命于魯君則容有之然魯君所命歷有明據韓詩外傳云孔子爲魯司寇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此是命卿辭非命大夫辭也至謂侯國無大小卿魯但有司寇不當有大司寇則又不然王制侯國三卿俱有下大夫五人其所云下大夫者卽小卿也所云五人則公羊謂司徒二人司空二人司馬止一人統爲五人其以此爲舍中軍之解或未可信然其爲小卿則說同也故崔氏禮註謂司徒以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空以下有小司空小司寇二人惟司馬下祗小司馬一人爲五人是有小卽有大小者大夫則大者卿矣夫子爲司空或是小卿故其進司寇則加大以別之此正由大夫而進爲卿之明証若謂夫子自稱從大夫後則季氏何嘗非魯大夫乎

王梁字景修衢州人問孔子適周問禮于老子實不知在何年今觀閻氏四書釋地續云孔子世家載適周事在昭公二十年孔子是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注孔子年

十七適周是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言于魯君而適周是爲昭公二十四年是四說者宜何從余曰其昭之二十四年乎蓋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堲周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恰入食限此即從老聃問禮時也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日食亦恰入食限然敬叔尚未從孔子遊何由適周蓋余既通曆法而後爲是定論云其說何如敢問

孔子適周問禮老子見家語史記禮記諸書本是實事然但有其事已耳不必問其年也往見近儒多輯孔子年譜久惡其鑿今此更鑿且誤矣史記世家不曾云孔子適周在昭公二十七年也世家謂孔子年十七孟僖子病且死使其子懿子南宮敬叔學禮于孔子是年季武子卒爲昭公七年然未嘗謂是年適周問禮凡後之謂孔子年十七問禮與駁史記之十七問禮皆誤讀史記者也乃史記又云已而孔子去魯斥齊逐宋衛困陳蔡于是反魯而南宮敬叔言于魯君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俱適周問禮老子則其距年十七孟僖子病時相去何等實不

知在何年其又曰魯昭公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五者此記夫子反周後齊魯搆伐之年並非記孔子適周年也而閻氏謂史記載昭公二十年適周則已誤讀史記矣至謂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定公九年則亦有誤據公羊傳孔子生于襄之二十一年而史記作二十二年史記襲公羊而訛爲二則當是八年不是九年若酈元水經注作年十七此正誤讀史記而索隱又引家語孔子見老聃有甚矣道之難行語謂非十七之人所能言以駁史記此皆已不善讀書而誣坐人者然史記亦誤讀左傳據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從公至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云則其所云病不能相禮者謂患不能相禮也非疾病也所云及其將死者謂其後將死之時也非是年病即是年死也故索隱又駁之云病非疾病之謂僖子以昭公二十四年卒不在此年此但解僖子之死與使其子學禮在二十四年亦何曾謂二十四年適周問禮而閻氏又不善讀書不惟誤讀史記并

誤讀史記註謂二十四年適周問禮鑿鑿有據何則禮記曾子問載孔子從老聃助葬及垣見日食而春秋昭廿四年夏五月恰記日食且恰入食限則斷在此年此是定論此非精于歷法者必不能解而不知春秋經有前文也前文明云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然後曰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則是孟僖以二十四年二月死距五月日食裁得三月毋論敬叔從事夫子在僖子將死所命此時斷未及從事即使從事已久而大夫三月而葬當此卒哭祔廟之際出廬中門尚未有日乃得以一車兩馬從其師適周問禮此不特誤讀諸書并誤讀禮記春秋而以爲定論吾不許也況春秋日食凡三十六而昭公之年凡七日食不必二十四年也且所記日食食之已耳並無分數無所謂入限不入限也且及垣謂在道如喪禮不免于垣垣者道也非絃限也

何垣康熙癸酉科舉人蕭山人問娶妻必告廟此見之春秋楚公子娶鄭鄭公子娶陳其禮甚嚴而儀禮並無告廟之文以致班氏作白虎通亦云娶妻不告廟何謂耶

吾已有說在昏禮辨正卷矣請略言之娶妻三告廟

一是告迎曲禮齋戒以告鬼神是也一是告至易歸妹上六士刲羊告廟是也一是告謁廟春秋書朝廟穀梁云薦舍于廟是也自士昏禮家亦惟有易詩書春秋并禮記耳曾見孔孟以前經史諸子有一及儀禮周禮乎有及儀禮周禮一字一句乎有一及二禮名乎二禮與禮記俱出自戰國而禮記引經多與經合周禮次之儀禮抑末矣若春秋則舊稱禮經晉韓宣子見春秋謂周禮在魯此眞周禮也且儀禮禮之儀也嘗考昏喪祭三禮其爲儀可疑甚衆即就昏六禮言之夫昏重婿家以著代也若婦家則無何而應之者也今儀禮婦家自納采以至親迎凡六禮六告廟迎賓醴賓無不于廟中行事所云請君之玉女以共事宗廟昏義所謂事宗廟而繼後世者而反無廟無祖宗不告聘又不告迎娶此正春秋所云不有其祖誣其祖者而謂其禮可行乎若婦至則儀禮但有父命婿迎而並無婿告父母之文且春秋明云昏禮不稱主人所以養廉遠恥也而儀禮反以婿爲主人則又謂何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夫所謂告父母者非婿

親迎時父母命之之謂也謂子告父母也蓋娶必告迎于廟此誰告父母告之也婦至必告至于廟此又誰告亦父母告之也則必子先告父母而後父母得就廟告之然且婦入謁廟必父母率之而入則父母已見婦爲主人矣蓋婚喪必有主人喪有喪主昏有昏主皆父母爲之公羊謂昏禮不稱主人惟天子有然何則以天子必無父者也故天子娶婦必以同姓諸侯爲之主如春秋桓王娶王后于紀以魯桓爲主昏是也若大夫士庶則有父爲主矣婿無自爲主娶妻之禮縱無父以母爲主若并無母卽以伯叔父爲主如曾子問父母不在則婿之伯父致命于女氏是也今儀禮乃以婿爲主人曰婦至主人揖婦而入則將置父母于何地夫婿迎婦家婿父亦當玄端迎婦于門外揖而入廟則婦至婿家婿父已玄端迎婚于門外揖入謁廟所謂迭爲主賓也故是日婿之父母非不見婦但其見婦行主賓之禮以婦爲賓而身爲主拜則讓拜行則讓行必至詰朝然後婦以特豚饗舅姑謂之婦見謂之成婦禮不幸婿父母亡則婦必三月始入廟而見舅姑扱地奠菜謂之廟見亦謂之成婦禮則是婦至以賓禮見故

舅姑稱主人以婦爲賓也必至質明以婦禮見然後稱子婦稱成婦禮此考之易詩禮春秋而皆然者儀禮不識昏主且不識婿無自主之禮婦家以婦父爲主人而婿家則婿自主之是不特無耻并無主無祖無父母而行之至今吾如之何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秋晴又晚晴 稿
姜兆熊芑貽 孫眉光嘯夫 較

經問 十三

徐東 字曼倩上虞人仲山先生之子 傳是齋問

問先司馬公謂說經門戶有一非必有一是學人第傳其是者故此齋以傳是爲名今先生于前儒說經說禮樂多有兩非無一是者卽如宋之濮議明之大禮議謂兩議俱不是固已石破天驚矣若舊議郊祀之禮鄭玄謂圜丘祭上帝祈穀祭感生

帝而王肅闢之謂圜丘即郊郊即圜丘自三國至今無不是王非鄭者而先生又謂鄭王兩議俱不是豈三禮外又別有郊祀禮耶何也

曰鄭氏之不是人皆知之禘本廟祭而鄭氏以冬至圜丘之祭與孟春祈穀之祭皆改名曰禘以爲圜丘與郊皆是禘祭謂天神有六名冬至祭天皇大帝于圜丘祇祭一天帝而以礿配之國語祭法所云周人禘嚳而郊稷者此則圜丘之禘也非郊禘也夏正祀五方五帝自軒黃以來各祭五德所感生之帝謂之感帝之禘周以本德王當禘蒼帝靈威仰而配之以稷大傳喪小記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即此禘也然此是郊禘非圜丘之禘也夫以五年大禘三年吉禘四時夏禘康成在諸經亦屢有論說而忽改此兩禘又復以圜丘與郊分兩禘名其在諸經傳別無考據然且言郊特牲大傳諸書以周郊爲魯郊以長至日爲者分日以魯啟蟄之祭爲報反之祭又且襲緯書邪說稱天帝爲曜魄寶蒼帝爲靈威仰赤帝爲赤熛怒白帝爲白招拒黑帝爲汁光紀黃帝爲含樞紐則不通之中又涉妖妄其從而闢之宜也

弟王子雍作聖證論謂天帝惟一不

得有六則爾雅明有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諸稱卽詩傳稱皇天旻天亦然如謂五行助天帝分時以行化育可稱五佐不可稱五帝則周禮太宰大司徒諸職明有祀五帝掌次祀五帝掌裘掌牲諸文卽家語亦明載季康子問五帝文史記有宰我問五帝德語其于五帝之稱未有異也如又謂五帝是五人帝不是天帝則考之明堂月令諸書皆有五天帝如青帝赤帝類而後有太皞炎帝勾芒祝融諸人帝人臣以配之故方明祠五帝則但繪五采色于木以爲之主而秦漢以後凡祀五畤第分設五方一帝主而并人帝亦去之此正古祠五帝之顯然者祇康成無識誤以出帝爲感帝且妄引春秋緯文耀鉤諸稱以當五帝則謬戾之甚非謂竟無五帝也至謂圜丘卽郊郊卽圜丘世無不羣然是之而予獨不然者夫圜丘與郊俱是天祭而非禘祭則王說甚當然不可謂圜丘與郊無分別也夫圜丘祭天天子之禮豈可與祈穀雩帝四時迎氣諸郊下及侯國者同年而語且圜丘泰壇也四郊有泰壇乎卽曰泰壇者天子之郊侯國自無之然祈穀雩帝四時迎氣諸郊在天子不廢未聞畿內四郊皆圜丘也夫亦惟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丘祈穀明屬兩祭且明屬兩地鄭氏以爲皆禘而涖之故以之致辨而王氏又承其涖而不爲之分則魯郊真周郊長至真春分報反之祭真祈穀之祭大亂之禮也吾故曰俱不是也

問漢志士禮即儀禮也然不知何時始名儀禮而朱元晦謂儀是儀書更須有禮書又云儀是細禮禮是大禮則直分儀與禮而二之矣此何據也

士禮稱儀禮誠不知始于何時然在漢時即有容禮之稱容禮即儀禮也據漢儒林傳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頌即容也詩傳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魯仲連傳鮑焦無從頌而死謂不從容而死故漢儀有二即以容貌習禮而郡國有容吏未央殿前有曲臺即容臺命后著說禮其中當時稱士禮爲容臺禮又名容禮賈誼引容經文即容禮後漢劉昆爲梁孝王後少習容禮皆是也若朱氏之說則襲陳振叔所言且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漢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兩名爲一名則直不識儀禮之本容禮而妄爲是言夫賈生引容經有兩經劉昆習容禮有兩禮乎

然儀禮漢又名古經朱氏遂定之爲周公之書顧未嘗謂是二戴禮也先生謂四十九篇俗名戴記者不是戴記而反謂儀禮是戴記有明徵耶

四十九篇非戴記乎前已辨之不必再贅若儀禮是戴記毋論漢志鑿鑿即儀禮卷首明載二戴及劉向篇第與同在前故朱陳氏曰永嘉張浮所較乾道中章貢曾逮儀禮有目錄一卷謂大小戴劉向篇第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較定識其誤而爲之序云云則在宋時亦尚有知儀禮爲二戴記者朱氏或不識耳乎豈可無據而云然也乎

問古有墓祭先生辨之極詳而蔡邕于車駕上陵時反謂古無墓祭以致魏黃初間皆祖述其說此是何故且有謂周冢人職墓祭扮后土尸此初葬時事後此無祭也其說是否

兩漢純用墓祭大抵祭祖宗皆在陵園而宗廟不備不惟同堂異室大乖典制即西京洛陽且有不具寢室者故蔡邕言之魏文述之不爲無故而宋儒如程頤張栻輩眞以爲無墓祭而戒之陋矣若冢人爲尸原有兩等一是甫葬之祭則爲尸小宗伯職所云成葬而祭墓檀弓所云舍奠墓左是也一是平時祭墓

則又爲尸冢人職所云凡祭墓孔疏所云凡祭是也如此則不止葬時事矣

然二鄭說禮謂凡祭非甫葬之祭然亦非平時祭墓謂有所禱祈而然後祭非恒禮也此說何如

二鄭註經多依違彼亦疑墓祭之說在三禮無明文因不敢直言有墓祭而曰禱祈以依附于祭法去祧爲壇有禱則祭之語夫先王始葬未嘗祧也壇墠可禱墓不可同也壇墠可禱墓不可禱也若謂墓卽壇墠與則曾子問望墓而壇既有墓又有壇爲非制矣士子解經貴在通洽何可使觸處有礙如此

然則檀弓曰古不修墓又曰易墓非古何與

古不修墓謂封墓當謹之于始堅固不壞勿致再修也易墓非古者謂墓傍之地勿雍草木使可長養如丘陵望而卽辨也故舊註明曰夏殷以前墓而不墳必使草木如丘陵而後可辨則不修不易正重墓之至必令堅固可識並非拋棄墳墓蕪穢不治之謂而以此爲詞更無理矣

曲禮曰士去國曰奈何去墳墓也檀弓子路去魯顏淵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其重墓如此

問書小序出于孔壁不出于伏壁而今忽入之伏

書二十九篇之內此始于明代羅喻義妄言先生已辨之詳矣但近有攻古文者謂史遷作本紀早有書序而馬融鄭玄不見古文尚書者獨能証書序則豈書序果不與古文同出者耶

書序與古文同出而不與古文同行方史遷就安國受古文時但得古文書序一篇及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古文說而不得五十八篇之本因古文壁本已獻內府而別以篆隸所書一本藏之于家未經行世遽巫蠱事發安國且尋卒矣史遷祇得書序本與泰誓蔡仲之命二篇本急採入史記而書序則全載之且自傷不得古文本故于五帝本紀論有云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蓋傷古文之不行而特爲表出之也則是書序古文同出孔壁而書序則在史遷時已早行世馬鄭所註雖屬杜林本然豈有不見書序者且馬鄭仰叛古文謬指杜林本爲先師安國所傳而無學之徒反謂其不出孔書而出伏書則不惟不讀書無據且大非馬鄭註序之本意矣世攻古文而不勝則轉攻孔傳則亦其一端也嗟乎何苦爲此

李氏桐鄉官署寓書問樂并書

李塨拜白塨自聞樂歸悅然叵測其涯涘弟覓能

歌者問歌法能簫笛者問簫笛色譜以與樂錄相質對乃覺洋洋當前因思昔年繙閱前人樂書如觀峋嶁秘跡不可識認今將何如尋之桐鄉地僻無書僅得律呂新書一帙觀訖不覺長嘆毋論其截管旋宮錯紊不合即使書後盡合而全不明五聲如何奏八音如何作毋乃古聖之樂以貽聲容後儒之樂徒登翰墨古爲雅樂今爲啞樂耶然總由未嘗實知古樂而反謂今世所傳皆淫聲俗調無與樂理于是相沿器數之說占夢藏鉤牽裳鬼國殊不知古人所謂鄭聲淫商紂靡靡之樂皆以其樂章與樂聲多淫蕩不雅馴耳非謂與五聲十二律之法有踰軼也使五聲十二律可以出于古人之外而別有樂則當日之制樂者亦不可謂之開務成物者矣即如今世北曲不同南曲南曲不同小調然工尺七調無弗同也使有出于七調之外則七調亦可廢矣使七調出於古所傳五聲十二律之外則制樂者必非聖人而五聲十二律亦可廢矣譬之衣冠創制以來古爲纗縫掖今爲襴衫以至各朝各代興尚千萬不同而冠制以覆首衣制以稱身無弗同也使此制有不

同則制衣冠者尚可爲開務成物之聖人哉此樂錄有貞淫而無雅俗之論眞可爲開天弘識而一洗千餘年之聾瞶者也反覆研究乃信孟子言今樂猶古樂深明樂理而學者以爲古今樂本各殊孟子姑爲是說以引齊王則大憂矣至于旋相爲宮隔八相生自漢至今憂中說憂乃樂錄豁然大明且天地定數不煩牽扭此豈才子經生慧思可到盡古樂自此將復而天縱之以明斯道者也嗟也何人幸聞餘旨吟咏之下形神皆快謹將未盡解者一一拜問以求指教或將來可置身太常之側與矇瞍一考正焉未可知也謹條列所問數則于後

問定聲錄分註云宮爲濁聲爲宮宗爲清聲爲徵今按竟山樂錄一卷宮字是宮聲中濁音宗字是宮聲中清音查宗在東韻本屬宮則爲徵徵字或誤也

東冬皆宮部即五部之一也其爲宮部者以收韻時返諸喉而入于鼻也則宗字收韻亦然固不待言矣祇宗之起字則又在齒舌之間齒舌音屬徵則爲徵所云宮之徵者非耶（後李氏自註曰宗爲宮者韻也宗爲徵者聲也更明白）

又問定聲錄云舊譜謂瑟第一絃黃鐘中第十四絃黃鐘清第二絃大呂中第十五絃大呂清第三絃太簇中第十六絃太簇清推至十二律皆然是內十二絃皆爲正外十二絃皆爲清矣今讀　聖諭樂本卷則第一絃爲黃鐘正至第八絃爲林鐘爲黃鐘清是只十二絃而十二律備不以內爲正外爲清也舊譜之說似與此相反何爲引之況十二律無皆有清聲之理乎

正清者濁清之謂也兩聲有清濁而高低相同謂之正清則十二濁絃以十二清絃配之祇以絲之粗細分聲之清濁雖屬多事然非有礙理也此正所謂監列之則一聲是一聲橫列之雖千萬聲猶一聲也蓋論其正法則十二絃自分清濁如十二律然此樂本之說也若推廣言之則內外絃各有正清絃異而聲同如舊譜然此定聲錄之說也皆是也如謂清聲祇有五而無十二則琴七絃祇二清至寡與至多都不合矣大抵古人造器迂而近拙今人造器簡而漸巧考古皇造瑟之始本是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改去其半作二十五絃及秦時蒙恬爲箏又去其半改作十三絃所云破瑟爲箏是也古製頗重積漸減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頻者不適用減損反適用如編簫無用單簫有用大瑟無用五十絃小瑟有用中瑟二十五絃小瑟五絃益以五聲應曲不知所始古人以一器爲一聲故必多絃多器以爲備數而不知聲之旋轉全不在此也以此而推必古人造瑟時疑聲有多數如京房六十律之說故先以五十減至二十五要是古人迂拙後漸巧利此定論耳

前曾問先生云大抵瑟內外十二絃皆有清有正此是也若謂作兩十二律則雖分外清內正而實與雜用之皆可應曲無所分別故莊子曰鼓之二十五絃皆動淮南子曰調瑟者鼓之而二十五絃皆應如一歌聲在第一絃黃鐘中者即以第八絃林鐘中應之不然或以第十四絃黃鐘清應之又不然或即以第二十一絃林鐘清應之無所不可蓋六十律有高下故不通此兩十二律無高下故皆可應也今太常樂懸器琴十皆七絃瑟十皆二十五絃無大瑟小瑟然其五聲十二律相配處總無礙理雜說謂虞舜有十五絃之瑟晉時郭璞造二十七絃之瑟則以五七十二聲數校之便不合矣諸詳見前一條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又問六四一絶起上字爲上四字一絶起上字爲入葢言上字二字方得聲入字一字便得聲也然其曰六四上者豈皆指笛色言乎且上入字七音皆可用何以指定六四上乎

六四上是指笛色言其指定六四上者是借笛色之六四上以爲法而言

樂錄曰五聲九聲是竪列一層高一層則七調自低而高四字調當爲至低四字九聲由低而高則正四字當爲至低乃竟山樂錄曰借如有歌宮調曲者于此其首字偶低此以四字應之而聲在四下凡四下初起之字未經圜轉雖其位屬徵羽而聲下于宮實非宮調夫笛色步位四下雖是工六環接以低而高然九聲遞上終高于四卽或羽壓于本宮不得高而徵固高也今云云何也

五聲之以宮爲低也此以聲言之也九聲之以工六爲下者此以簫笛色言之也聲之高下本無定以竪言之則宮低于商以圜轉言之則宮反高于羽矣簫笛色亦然以竪言之則四高于工六以圜轉言之則工六又高于四矣其稱高低上下並無一定然而非鶻突者仍不亂也

十二律相生之法黃鐘隔八生林鐘爲徵林鐘隔八生太簇爲商太簇隔八生南呂爲羽南呂隔八生姑洗爲徵則器色譜皆宜從之如四生倆倆生上上生仜仜生工工可也而乃曰笛色譜以正生清除七得八以清生正除八得八如宮生宮清以四生倆宮清生變宮變宮不生太簇而生大呂矣變宮生變清以乙生亿變清生商以亿生上則夷則又不生夾鐘而生太簇矣兩相違拘何也

此係器色與律法稍不同者大抵生聲之法祇隔六隔八二法然而隔六是隔五隔八是隔七以五聲言之則除五聲而第六聲與第一聲相應是隔五也以七聲言之則除七聲而第八聲與第一聲相應是隔七也此器色與律法皆同者也祇律有十二管即有十二名故第一管隔七生第八管皆黃鐘聲也然而黃鐘不再生黃鐘而生林鐘謂之黃鐘清第三管隔七生第十管皆太簇聲也然而太簇不再生太簇而生南呂謂之太簇清而簫笛色即不然簫笛祇六穴而立七名自四乙上尺工凡六以環至于四雖已隔七聲而四仍生倆倆乙仍生亿縱四倆乙亿其聲之清

濁不同而生聲與受聲者俱在此穴則與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可隨地易名者早有問矣因之生聲之法凡器色一如律法無所分別而至于環宮如所云清生正者則不用十二律生聲舊法而祇存七名直去倆亿仩伬伭五高字而不數聲而數字乃有隔七字而生正之說據其實則猶是一調正宮爲黃鐘二調變宮爲大呂而每一調終則移高一調而要與十二律生正之法截然不同蓋律用十二管此用六穴律用十二名此用七正五清共九名而又去其五焉得相合觀十二律相生之法則黃鐘生黃鐘清黃鐘清生大呂則顯然相悖不必較生法而然後知其有違物也向輯樂錄時因笛色工師指授笛色七調譜倆作是言而採錄及之乃不明言環宮生聲之殊與滅穴滅字之別有其說而混淪載入宜其戾也此皆不足較計者也

後恕谷有器色相生環宮二圖見李氏學樂錄中

隔八相生之法以正生清甚合若以清生正則宮生太簇而此以黃鐘清生黃鐘清生大呂則顯

清生商商清生徵徵清生羽羽生變宮變宮清生角揆之先生辨律呂新書所言宮生商商生角角生徵徵生羽不同何也

宮生商商生角角生徵徵生羽此圜轉生聲之法旋宮之法也旋宮必相接成聲故律呂新書以宮生徵爲宮徵相接則戾甚矣若宮清生商商清生徵徵清生羽云云此律管生聲之法較律之法也較律不較聲則聲任律生即如史記所云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又一生法矣蓋十二律生聲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也聲生聲冬水生春木春木生夏火也不可同也

定聲錄載還宮圖譜謂中呂一調七律而窮無五清蕤賓一調六律而窮無五清而竟山樂錄云中呂爲宮則以次圜轉應鐘爲羽姑洗爲徵清爲六調蕤賓爲宮則以次圜轉黃鐘爲羽中呂爲徵清爲七調不同何也

十二律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在上層者皆有調謂之七調至姑洗以下夷則南呂無射應鐘五律不立調若中呂蕤賓但無羽聲變徵清耳非無調也若無調則五調止矣何名七調乎

李氏舟次寓書問樂并書略

塨歸舟徐理先生教言惝怳若失昔楊子雲著太圜人皆笑之侯芭獨篤信焉其書至今傳人間周

濂溪通書今日讀之亦祇平平然二程表章尊禮遂爲一代儒宗先生高著非此可倫禮編精核直補周末亡籍躬行君子所必過而問者經書于漢宋外剔發幽悶刊正訛錯則經術之士必來取則至于詩文高妙趍唐而掩宋裒然爲當代文章之宗其必傳于千秋固無待人標榜也兒以塙之無足輕重者哉然塙于躬行經術文章三者少曾留心而拘墟自愧得接提命實聞未聞至樂則今古無從質問已分置之高閣乃忽得傳受遂覺元音在前此雖畢世千秋豈能忘此教澤哉近閱陸氏思辨錄頗有解釋致學者數條別載并論樂一條敬問云云

塙問陸世儀道威思辨錄云太常有雅樂部其樂工能爲雅奏禮樂志記其傳拊之法琴中取聲止用實聲散聲並不用吟猱泛音之類想古法當去此不遠塙習樂後亦疑琴中吟猱綽注則自爲一音難與衆樂相和道威所論或琴在正樂中亦止當用工尺五聲與彈三絃琵琶等法仝耳何如

曰絲部惟瑟器能備正變清濁之音以其絃多也下此則自琴七絃以至五絃四絃（琵琶）三絃（鼗）二絃（提琴）其

有實聲散聲者則但以實散聲應之如絃數不足或隨便接逐則不得不撥用左指之音以虛作實觀二絃提琴純用猱綽而亦能與衆樂器相和豈琴之吟泛而反不然此又矯枉過直矣但道威此說一破庸俗有聲無詞之習是深于審樂者其說不可不存耳

李氏京邸寓書問樂 并書略

塔前奉寧府五聲歌訣及相生旋宮諸圖原屬屋漏郤明難窺天地不意先生深以爲是也或者此事眞可以承先生之傳乎其後五六卷并錄平日承教先生之語取其于樂有關者考訂入之未竟也葢律呂前人譌舛先生已辨明之今承之者祗欲徵實用耳何如云云

塔問律呂之學某于簫笛色工尺相配已稍諳矣獨琴學未稔其于五七聲相配處可得聞乎

曰先贈公能彈琴故先伯兄仲兄皆有琴器且亦解彈僕幼思效之因遭亂之早便無暇及此而斯技亡矣家中向有前朝潞王所斲琴蓄爲珍器及潞王北去後仲兄亦輒彈并其琴亦沉之浙河器且不存安問音義但其絃位則先贈公曾道之大約簫六孔而有七聲琴七絃而反止五聲竹是天地自然之音而

絲則全以人爲之其絲數聲數可以隨意寡多而先王造器絃用七而聲反用五以是知三代以前有五正而無二變此亦一驗也五正者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也六者一之清卽宮清舊名少宮七者二之清卽商清舊名少商三角四徵皆無清絃而以本絃爲正清如逐聲至七絃後又有高聲則重彈三絃以應之再有高聲則重彈四絃以應之是以本絃爲清也九聲備矣其五絃不得兼清者一則調聲至九聲而足一則六絃卽宮清藉此以間之否則羽與宮相接恐亂音也此右手散聲法也舊曾舉陸道威樂說來問謂太常雅樂部只用散聲實聲此正散聲也若左手實聲則凡大小絃相間或間一如一三九徽三一十九徽或間二如一四十徽四一九徽類處處以散彈與實聲兩兩相應舊謂之一正一應雖不定爲何律正應而兩聲齊出皆得與正清爲一例則隨本絃之聲而定爲宮徵猶之本聲也然則太常樂奏祖用散聲實聲者雖其說大不足據然亦見和聲之法與絃數略同其不如尊師之專操擦而薄散沈則清歌遺意猶從此可彷彿也

琴中聲如何

舊論琴五聲原以一絃爲宮六絃爲少宮此頗近理

後又以三絃爲宮以爲宮者中聲也自一至五則三爲中且此絃稍怪以小間言之其在十徽者七五六四皆一散一實兩兩相應而獨散五與實三則三不受應而遷至十一徽間覺有翹然不屑之意故以爲中然仍不合者以五聲之次從三至七則一二爲何聲濁者不能爲清也且角徵有兼聲而宮商反無有未可訓也

明工部李之藻論樂律亦多惑太常雅樂部說謂中聲在九十徽間此本之鄭世子樂書而展轉致誤者夫徽以汎聲爲主凡定徽之法必以汎之有聲處定之爲徽每絃十三聲外皆歇絶無聲故十三徽者天地自然之十三聲也豈有十三聲中不取首尾兩聲與中一聲而反取第九第十聲者假以實聲言之則任舉一絃皆當以第十三徽爲中聲蓋其聲自低而高凡一調中之九聲每絃俱備故即一絃而可以立一調可以合萬曲與簫笛之高下並同然而不謂之中者以一絃止一調謂之宮可謂之商亦可也假以汎聲言之則當以第七徽爲中聲位既正中而聲又較衆爲最大然而亦不謂之中者以一聲居中而上下環應七絃皆此中不能定爲宮之中商之中也則

是絲無中聲必求其中則散聲以一爲中汎聲實聲則隨地取中其必以九十徽爲中聲者此由太常樂奏止用此二徽而散聲與實聲相間到底故云非古法耳

太常琴色譜與今學校所用琴色譜皆有據否

太常樂譜僕不能細核若學校所用釋奠文廟者則大不足據大抵只用散聲實聲兩聲而于九十二徽中又只用十徽一徽而他並不用不惟非中聲兼亦非樂天下有七絲一器祇用兩聲一徽而可以成聲音立樂章者乎乃釋奠有迎神曲名曰咸和即宋樂也其于大哉孔聖大字則于撮一聲又于四二去徽（即散彈也單作兩聲而撮一聲又于四二十徽連作四聲而乃以此至終凡一曲三十二字皆專用十徽一徽作五小間勾凡七百八十聲以終其曲無調無字無陰陽平側無高下清濁無抗墜勾矩曲折縱止嘈嘈棖棖任三十二字七百八十聲而祇以一徽當之嗟乎天下有七百八十一聲只一聲而謂之爲樂未之聞也然且謂中聲在九十徽間夫止十徽一徽而誣以

九嶷九亦不受也故曰雅樂不足據此其一也

又問某于樂舞亦知得大概近考孔廟大成之舞即趙宋化成天下之舞元祐間哲宗命樂正葉防所撰者也義取揖遜彰宋受命之符故多以謙辭爲容而用之孔廟不知何意且其謙辭之容何似也

考之宋史葉防撰朝會二舞儀其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第一變自正立正揖合手上下左右顧揖及蹲舞外以卻身爲初辭左手推後爲再辭右手推前爲三辭三辭已畢又以俛身相顧爲初謙側身左垂手爲再謙側身右垂手爲三謙三謙又畢于是曲躬而授之謂之一變其二變三變雖小有異同而大概如此此其說謂宋有天下本于揖遜故造爲此節每變皆具三辭三謙之儀以像功德當時用之朝會范鎮楊傑輩已譏之況用之文廟則無理之中又無理者明萬曆間工部李之藻疏請更定而廷臣無學不能變易以至于今此亦孔廟禮樂一大憾事也

樂有樂曲舞曲之不同凡樂先登歌次歌奏次合作皆非舞曲則孔廷三獻宜有舞曲在樂曲之外今以宋授受之舞揚于孔庭已不倫矣乃又不別製舞曲

而即以歌奏配之豈大哉孔聖道德尊崇曲中有辭
讓意耶何以至此

李我存（即李之藻也）曰古舞定立四表三進三退武取六伐止齊文取六爻變化文俯取諸陰武仰取諸陽文先舉左手足武先舉右手足文則左旋武則右旋雖皆就揖遜征伐而擬諸形容然必動盪迴旋以出之近世舞法失傳太常雅舞立定不移微示手足之容可謂舞乎然且古文武二舞干羽不分舜作韶樂本用文舞而誕敷文德之時反用干羽周制釋菜習舞則君執干戚以就舞位故曰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今舞法既無行列進退而又催把籥翟屏棄干戚此謂之有文無武近于婦人之樂將夫子當側身拱手盡之則沿習之陋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名甥 稿
盛唐樅陽 王錫百朋 較

經問 十四

文輝 先生仲兄與三先生之子康熙癸酉舉人 京師寓書問

德清胡渭生 字朏明 著易圖明辨一書中有引及我家之書以置辨者

原舛編云數不得爲圖衍不得爲畫二句眞千古格言顧其說有不盡然者余不可以無辨謹按大衍之數也大衍之數出于天地之數

而非即天地之數蓋天地之數易與範共之凡天下之言數者未有外於此者也大衍之數則惟易有之範不得而有之也康成註大衍與四象皆本漢書五行志志據劉向父子洪範五行傳以推災異其所引左氏陳災傳說蓋劉歆取大傳之六七八九十以續洪範之一二三四五而爲生成妃牡之數意主洪範初不爲易而設即其末舉坎離二卦亦以證水爲火牡火爲水妃云爾終于大衍無涉也惟律歷志言備數則引易大衍之數五十言鍾律則引參天兩地而倚數言歷法則引大衍之

數四營之象而以天地之數終焉大抵五行主洪範則附以春秋而不及大衍歷律主大衍則附以春秋而不及洪範攷厥源流區以別矣故劉說雖未嘗有圖而圖實在其中籍令繪以爲圖亦但可名天地生成圖或五行生成圖而斷斷不得名之曰大衍圖何也著無五行無方位無生成無配耦也今試就筮法而按之自四營成易以至十八變而成卦格中之所陳版上之所畫孰爲天生而地成地生而天成耶孰居北而爲水居南而爲火耶方者圓者單者複者皆安在耶而原舛云其形其

象原自如此吾所不解若乃編之爲河圖則固有其形其象矣生成南北方圖單複一一不爽如朱人之所說矣幸彼不見鄭註苟見之則援以相證更增一重金湯之固矣然而天地之數終不得爲河圖者則以大傳無明文而五十有五但可以生蓍而不可以畫卦也毛公惟知數不得爲圖而不知大衍之數與天地之數不可混而爲一唯知衍不可爲畫而不知鄭註乃劉氏洪範五行之數非伏羲大衍四營之數也長夜始旦明尚未融此予之所不能無辨也總之康成以九篇爲河圖久已一認賊作子而復據生成配偶之數以註易遂爲僞龍圖之嵩矣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於搏乎何尤毛公惡朱太過故其立言往往刻於朱而寬于漢夫豈平心之論與

予說經之書行世頗久從無有起而相駁難者初以爲幸繼而疑之又旣而惴惴不能已天下無日說諸經日進退儒說而其中無一非者此可疑也特予痛六藝晦蝕不憚取儒說之譌經者力爲考辨其間開罪諸儒不知何等雖此時是非未定萬一予死之後同異頓起異者執無何之說乘間以入而同者急不

能決則經禍烈矣此可懼也所望世之有學者責我未備一趂予尚在可以改過一則徐理其說令彼我各喪或不致寃誣出入庶得泯他日同異之見而引領無有今朏明吾故交當日在益都師相宅曾爲主客乃以辨易圖是非謬及予著予忻慰實甚謂從此可以覘吾所學庶幾改悔而披讀再三似乎不能無誤者謹就其所辨而條荅如左

原舛編者予所著河圖洛書原舛編也數不得爲圖二句予原舛編文也予以爲河圖不傳今所傳圖實鄭康成所註大衍之數而陳搏竊其說而爲之圖者

今傳河圖

陽一陰六北　陰二陽七南　陽三陰八東　陰四陽九西　陽五陰十中　共五十五數

鄭康成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大衍註東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陽無耦陰無配未相成也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并故曰大衍之數不可爲圖即欲爲圖亦當名大衍之圖而不名河圖此其說未有害也向使朏明非吾言明指其果爲河圖有證有辨亦何不可乃枉蒙見許稱爲格言而又云說不盡然則入室而操其刃矣

乃其開首云大衍之數出于天地之數而非即天地

之數似乎有誤夫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天數之一三五七九與地數之二四六八十合計之爲五十五也大衍以五行氣并氣并見後減去其五且又以天地生成之數生止于五成止于十故曰大衍之數五十亦天地之數卽五十有五固天地之數卽五也此言似無誤而實有誤也至云天地之數易與範共之則誤之甚夫所謂五十有五者謂以一二三四五合之六七八九十而有此數也洪範五行止有一二三四五而無六七八九十則止有十五數而並無五行生數加之五行之成數而然後有此今試以相詢洪範有成數乎洪範五行有六七八九十乎然則天地之數大衍有之洪範不得共之也若云大衍之數洪範無有則弟知洪範無五十而不知洪範無五十五猶見晚矣乃又云康成註大衍與四象皆本漢書五行志則誤不可言據漢書五行志惟有（志天以一生水地以二文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句此卽洪範本文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句而合以孔傳（皆其生數）一句與康成大衍註（見前）有于北于南于東于西于中及成水成火成木成金成土及一并二并三并四并五并者

截然不同志文與註文見在也乃以兩書見在可以明証者而開口數語便寃誣至此則凡註經者人人自危矣經學從此不可問矣然且曰康成註大衍與四象皆本漢書五行志夫康成註四象未嘗與大衍同註此可不必辨然其文則猶在也（鄭康成布六于四象註北方以象水布八于東方以象木布九于西方以象金布七于南方以象火）詩諦觀之此四句可是本五行志五句而爲之者乎漢志無方位鄭註有方位漢志以殺爲成鄭註以生爲成一柄一鑿（後見）且鄭說皆本夫子本文而敷演之（後見）康成雖後于班固劉歆而夫子實先于漢若以一水二火數目相同謂註襲志則洪範本文早有數目何志之有乃又云志據劉向父子洪範五行傳以推災異其所引諸說蓋劉歆取大傳之六七八九十以續洪範之一二三四五而爲生成妃壯之數則是辨者亦知劉氏父子取易傳以續洪範一如予前所辨者則予說可信明矣且亦明知洪範之說原本易傳是五行志本大衍註非大衍註本五行志又明矣辨者之說于是乎稍不伸矣乃又云生成妃壯意主洪範初不爲易而設夫大學引康誥自意主大學必不爲康誥而設此何待言然而猶言之者吾揣其意謂班氏漢志

本之劉氏五行傳劉氏五行傳本之易傳而康成大衍註則又本之班氏五行志志以生成妃壯闡發洪範非闡發大衍康成不得竊作大衍之註故反復言之而不知此又誤者劉說本易傳班志襲劉說而康成大衍則與劉傳班志了不相涉前亦既言之矣彼徒知易與範二而不知易與大衍不可二徒知五行志取易傳而不知大衍之註正本易傳易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即大衍數也天地以五生五生五成合爲此數而大衍取之是天地以生成之數爲大衍數也夫子之言大衍者本如是也非康成註也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亦大衍數也天地以五數之位各令相得使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兩兩幷合而大衍取之是天地以幷合爲大衍數也夫子之言大衍者本如是也非康成註也然則康成是註實本夫子而誣之曰本五行志不惟誣康成并誣夫子矣

且其所云生成妃壯意主洪範其言似無誤而仍有誤者蓋此註春秋非註洪範也漢志引春秋陳災而及稗竈之言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妃以五成必至五十年而陳始亡于是引大衍之文以解春秋妃五

之數一襲夫子五位相得語〔志文〕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妃配也一襲夫子天一地二語〔志文〕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謂夫一配五而成六二配五而成七三配五而成八四配五而成九五配五而成十皆以妃五爲五行相成之數一如夫子之言大衍者而其說則與夫子大衍箕子洪範皆大相反夫洪範有生無成而此則有成洪範有生亦不必無殺而此專主殺〔志文〕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水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一爲二牡水尅火也十爲三牡木尅土也五爲六牡土尅水也七爲四牡火尅金也九爲八牡金尅木也其奇複配耦實皆主尅殺之數以解陳亡壹若與洪範五生本意遠相戾焉何則意在解春秋而非有他也若謂康成并合本此妃牡因有鄭註本漢志之說則康成于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註見在也〔康成註〕地六爲天一匹也天七爲地二耦也地八爲天三匹也天九爲地四耦也地十爲天五匹也試與志文相對較果相合否註以生成爲配耦故一與六并二與七并餘倣此志之生與成不配耦也註以相比爲并合故西北之乾與北坎合東南之巽與南離合志之左比與右比不并合也且註無正維錯對之理而志則三與十對五與六對七與四對註無怨偶仇

合之事而志則震與土合土與乾合巽與金合是志之與証實悖且反而以爲証本于志是猶逐飛者而責之走誤之誤矣然且曰坎離二卦妃牡之証夫八卦正維固屬怨偶然而大衍豈如是乎

乃又云惟律歷志引大衍之數則律歷志之引大衍一以蓍數驗黃鐘之實一以天地之數起置閏之法不惟非洪範并非大衍此固不必援舉以相較者乃又云五行主洪範則附以春秋而不及大衍律歷主大衍則附以春秋而不及洪範則五行志不及大衍亦何待言若云律歷主大衍則又誤矣夫歷法自有機軸何曾以大衍爲運轂之宰大學引康誥非以康誥爲大學主也且律歷所引羣經雜出亦未嘗專附春秋與五行等也況源流二字所繫極重康成証不本漢志不得謂漢志是源劉氏五行傳無大衍証不得謂大衍証是流若謂五行志是洪範源流律歷志是大衍源流則未免又誤夫洪範五行自爲本末理固有之苟曰大衍宗律歷大衍不受律歷宗大衍則雖伶倫大撓其能向文王孔子而受此數乎

乃又云劉說雖未嘗有圖而圖實在其中籍令爲圖亦當名天地生成圖或五行生成圖而斷不得名之

爲大衍圖則誤極矣夫大衍之註之可爲圖者以爲天一在北可繪一于北地二在南可繪二于南也今劉氏但云一生水二生火則不知其一其二其水其火繪何處也以爲六與一并則可繪地六于北一之傍七與二并則可繪天七于南二之際劉氏取大衍之數以續洪範而曰以天一爲火二壯則水火並峙繪何後先以天三爲土十壯則土木雜出繪何分合夫善讀書者必使聖人之言耳可得聞目可得睹而後口可得而言兒明明爲圖不惟目睹必將指畫而乃曰不經睹指不經畫徒口言之曰圖在其中且又曰當爲某圖不當爲某圖則以大衍註爲大衍圖而有形有像尚爲可解何則圖即其形像也以劉氏說爲生成圖而欲以形之欲以像之則再所不解何則圖不得也故搏所爲圖吾初曰大衍不當爲圖縱欲爲圖亦當名大衍圖或天地生成五行生成圖而不當名爲河圖今吾反其言曰縱欲爲圖必當名大衍圖而不得名河圖與天地生成五行生成圖蓋生成并合已在大衍之數中而不得專以名也是以大衍之數定則大衍之名亦定數定于五十多亦此數少亦此數夫減五十之數爲四十有九而仍名大衍則

多此可知也大衍之數定則大衍之圖亦定數定于五十多亦大衍圖少亦大衍圖夫八卦環列直去十五數于中央而畫八卦者不以爲闕則多亦可畫少亦可畫也若云著無五行無方位無生成配耦則著無五行而著之數有五行一爲水二爲火也著無方位而著之數有方位天一在北地二在南也著無配耦而著之數有配耦天配耦而爲二十地配耦而爲三十也則是水火五行北南方位生成配耦無一不備其爲形爲像彰彰如是而尚云格中之所陳版中之所畫孰生孰成孰南孰北孰方孰圓並無形像則不知衍著之式其所爲格與版者出自何經揣其意不過謂此著草中必無是形像耳夫大衍二字雖解揲著然而有揲之者則不必泥定此數莖之草見曰大衍之數則卽此草中有數存焉著是草五十著卽是數今乃認揲爲草正猶認刺人而殺之者而指之爲兵此孟子所不許也乃又曰竊爲河圖則有形有像南北方圓一一不爽則何暗于見大衍而明于見搏圖有如是也又曰幸不見鄭註苟見之則援以相証更增一重金湯之固則謂搏不見鄭註而爲此圖吾何能爭謂見之而援以相証則竊人之物而能首

贓乎未必然也

乃又云大衍之數不得混天地之數則大衍自大衍天地自天地五十之數並不曾混之爲五十有五康成無此註予無此言也又云洪範五行之數不得雜伏羲大衍四營之數則洪範自洪範大衍自大衍大衍五行並未雜之爲洪範五行康成無此註予無此言也但予就其說而徐理之則又似有不盡然者夫所謂大衍非天地者必謂天地多五數大衍少五數也夫以大衍少五數而卽不得爲天地則大衍之用又少一數將大衍亦不得爲大衍矣所謂洪範五行非大衍四營者必謂易卦無五行易位無生成也夫以夫子自言乾爲金巽爲木坎爲水離爲火則卦有五行以夫子自言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則并有生成矣然且以夫子所言大衍之數所言四營成易而忽題之爲伏羲誠不知出自何經傳自何師吾恐軒黃至今依然長夜漫漫矣何明融之有

至結末云總之康成以九篇爲河圖久已認賊作子而復據生成配耦之數以註易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于搏乎何尤則河圖九篇卽康成河出圖之註也雖其說不可考然張衡傳云其河洛六藝篇數

已定則在當時原有知其篇數者且衛他日上封事亦有河洛五九六藝四九合之爲九九之文而楊雄前此擬易則直以一三九爲太圜標準則九雖非子或亦不必是賊也若以生成配耦証易爲寇盜之藉則恐滋罪過夫天一地二諸經是夫子言生成五位相得諸經是夫子言配耦豈夫子之言爲釀亂具耶或曰夫子所言並無五行一字何以知爲五行曰五位相得數不得而稱位也亦無南北一字何以知爲于北于南曰坎北方卦離南方卦位不得而亂其方也且世亦知夫子于生成合并之間有微旨乎天一

地六既以天一之生與地六之成并爲水矣然而以水成水助之已耳夫子復以生水寓成水之意故乾位地六水也夫子特稱之爲合何則金生水也地二天七既以地二之生與天七之成并爲火矣然而以火成火濟之已耳夫子復以成火爲生火之原故巽位天七火也夫子特稱之爲木曰巽爲木與離爲火合何則木生火也其爲生成并合精密如此若予則衛經心切惟恐儒說之有悖于經而兢兢惕惕日取韋劉王鄭諸是非解釋不暇有何愛惡而辨者曰刻于宋而寬于漢吾滋懼焉

又辨云易有太極一章仲氏易謂申言揲筮之意
良是但以分而爲二爲兩儀揲之以四爲四象則
其義猶未愜當蓋分而爲二不過分四十九策爲
左右卽不舍一爲太極其將不可分乎安見此兩
爲一之所生乎揲之以四不過以左右手四四而
數其策卽不分爲二其將不可數乎安見此四爲
兩之所生乎且太極形而上者也兩儀四象八卦
皆形而下者也八卦燦然成列則兩儀四象亦必
燦然成列當分二揲四時正在手中搬運其所謂
天地三才四時再閏者特取譬之假象耳若夫兩
儀四象則參伍錯綜之餘遍變而成文者也四營
未畢格中無奇偶之數三變未終版上無老少之
文又安見爲兩儀四象哉展轉尋繹終未豁然竊
意所謂太極者一而已矣命筮之初奇偶未形卽
是太極迨夫四營而成易合掛扐之策置之於格
或五或四則爲奇或九或八則爲偶是謂太極生
兩儀至於三變而成爻畫之于版三奇爲口爲老
陽三偶爲×爲老陰一奇二偶爲一爲少陽一偶
二奇爲--爲少陰是謂兩儀生四象至於九變而
爲三畫之小成十八變而得二體之貞悔是謂四

象生八卦由是各占其所值之卦爻是謂八卦定吉凶由是吉者趨而凶者避是謂吉凶生大業故下文結言之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脈絡分明辭旨融徹其爲揲蓍之序也何疑總之四象二字苦無定說今旣主一行之剛柔太少而更推得其所以然始知四象與單稱象者不同單稱象者卽易書已然之畫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也四象則蓍策過揲之數爻所用之九六及不用之七八是也故下文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也章中兩言四象

朱子以前四象爲聖人畫卦自然之次第以後四象爲揲蓍陰陽老少之爻夫均此四象且同在一章之中豈容有二解哉太極兩儀四象之遞生其爲揲蓍之序益洞然矣

尋向作仲氏易時于易有太極章已爲之說曰是故有至理焉極者至也所謂易其至矣者也天地以不二之物而生陰生陽生四時以生萬物此天地之至理也乃易亦有之以義卦言太極一畫也一畫者理之至也卽陽也乾也以一生兩則生坤也坤象乾故曰儀儀者則也生坤而陰陽具矣乃取乾坤各二

之以成四象如二乾爲巽離兌二坤爲震坎艮則兩陽兩陰合之爲四而于是八卦成焉乃以之推易則乾坤成列爲太極陰陽對聚爲兩儀易止于四爲四象（移易以一卦始以四卦止）而以之揲蓍則象兩象四前文可驗也故自八卦成而剛柔相推以之屬辭即以之揲筮通民志而定大業皆在于此此予初解也其後書成兒子從南昌舟中寓書謂是解恐終狃習見通讀前後傳似申明揲蓍之意即象兩象四諸語而重提之以起吉凶大業之能事反覆論辨其言似可聽因改換前說而易所鋟版已有年矣其後蠡吾李生越三千里問樂于予并受諸經去而易係舊本此一版尚未換也李生亦寓書謂此章似申言大衍專指揲蓍不汎指畫卦全易惟此章稍具異義予見而驚曰天下有神明相通如此書者乎先聖之精意散在人心丹輪將顯而有目燦然無不共睹易義于此爲不昧矣今仲氏易中所載換義雖不能盡舉前人所陳合爲較辨而其剖習說之惑約有六條假使觀予書者謂其說未是此概舉易理不必作揲筮解則眞是眞非此時未定吾安能强他人之見必令從已而乃是予說而復爲變之則似乎刻求矣予仍就其說而答

之如左

據云分而爲二爲兩儀揲之以四爲四象義不愜當夫分而爲二爲兩儀卽分而爲四爲四象卽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也蓋猶是揲筮而前言之今又言之故曰申言使此而非申言則已此而申言則此言卽前言前言有當此言獨無當不可解也

乃據其所辨則云分而爲二不過分四十九策爲左右卽不捨一亦可分二不必兩爲一所生揲之以四不過以左右手四四而數其策卽不分兩亦可數四

安見四爲兩所生則其認生字恐太鑿矣夫生不必如婦之生子剖其腹而出之也又不必如土之生草木埋根于其下而見苗于其上也蓋借詞如是矣故易之一生兩兩生四與老子所言一生三三生九其說正同一不能分三安見三爲一所生三不能分九安見九爲三所生然而古之言樂律者與漢初之言歷法者其爲數皆本諸此而楊雄擬易且復用其數以作太圖以爲生數實然是以宮生徵徵生商聲安能生聲而五數所及則生之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律安能生律而八數所及則生之如必求其如何

生則昔有聞律娶妻而責其逆婦聞呂生子而欲驗其產兒者此千古笑話而今復蹈之恐不便矣

乃又云太極形上者也兩儀四象八卦皆形下者也八卦成列則兩儀四象亦必成列當分二揲四時正成者也四營未畢格中無奇偶之數三變未終版上無老少之文又安見爲兩儀四象哉則全不明乎主客之說而自爲言者夫太極形上兩儀形下則仍是概闢易理之言非申言也八卦成列四象亦成列則

仍是習俗說易之言非尋所改爲申言之言也非客說也夫主客相難則必先明客說而後以主說應之今客說未明矣且辨者亦知分二揲四之時有何天地有何三才有何四時再閏而歷歷言之此取譬之假詞矣乃申言假詞申言取譬而前譬天地今譬兩儀前譬四時今譬四象有何不可既知前譬爲假詞而今譬則必求其眞是申言二字亦且未明何兒主客且夫申言者尋實倡之門生兒子實啟之然非無據者也律歷志云元始者易太極之首也春秋者易兩儀之中也四時者易四象之節也是志先以兩儀

申陰陽四象申四時矣故言解易有太極則曰未揲之先合五十之數聚而不分有大中之道焉極者中也未嘗以一爲太極也以若夫分之爲二以象兩則是太極生兩儀也兩儀卽象兩也夫子自述其言也于是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則是兩儀生四象也四象者卽象四時也夫子自述其言也此客說也若如主之所說則必四營成易之後蓍分陰陽而後謂之太極生兩儀則四營不得爲太極且分而爲二夫子之言也夫子言四十九策分而爲二而此乃以四營之後分陰分陽而然後謂之分二則其所云四十九策分一象兩者其說安在且四營不可爲一也揲四不可爲兩也四營而成易不可謂太極生兩儀十有八變而成卦不可謂兩儀生四象也何則數固不相當也且其以老少陰陽解四象者此非夫子之言并非言也老少陰陽之說起于崔憬不始于一行其說固未嘗不善然而斷不可以爲四象蓋四象二字起于象兩象三象閏諸象字而以四時實之謂以歷法譬衍法也故又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皆以四時四象爲揲四之解而陰陽老

少諸說並無與焉故九家易云四時通變爲八卦之所由始不過以揲四之法比之四時之通變而乾鑿度云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則卽其比類之言亦且有實理存乎其間以極生儀以儀生象其相生之理未嘗虛也是以虞翻說易卽以乾坤爲兩儀以乾二五之坤成坎爲冬時坤二五之乾成離爲夏時坎之二四同功成互兌爲秋時離之二四同功成互震爲春時離之二五同功成互艮與離之此四象也而于是合坎之三五同功成互與而八卦備矣謂之生八卦則二儀實生四時四時實生八卦此雖非夫子本意且亦非予所云申言之意然其解四象爲四時則自夫子至于今猶一轍矣辨者知夫子四象不可有二故又云章中兩言四象朱子以前四象爲聖人畫卦次第以後四象爲陰陽老少之爻則均此四象且同在一章之中豈容異解其說甚善乃兩言四象同本于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一語而前後互見反有異解恐未可否若其備舉揲蓍之法自拾一分二以至一十八變其爲格爲版爲口爲乂吾不知其與聖經有合與否顧此第自爲其說而予何答焉予與朏明未嘗以經

論往復憶初王客時曾聞其有古文眞僞之辨故予向作古文寃詞成謹寄一本于朏明而未蒙裁答或亦不然其說乎顧予則何敢不答坐隱忍以滋訾悔祗恐譊譊無當徒費筆札爲聖學羞則終望乎艮友之訓正也已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晩晴 稿
田易易堂 盛唐樅陽 較

經問 十五

問三正遞改宋儒俱謂但改正朔而不改時月先生謂時月俱改歷引其說于尚書春秋諸傳中可謂詳且著矣獨史記秦始紀漢書高帝紀皆以冬十月爲歲首而先生謂是漢史太初年所改顏師古註漢高紀亦主其說而明儒又辟之謂原未改月顏氏謂太初改正非是夫太初既改正則當一

如孝武帝紀並遵夏時而史漢于秦紀及孝惠文景諸紀仍書十月爲歲首而冠以冬時則十月不改歲首者以漢高初時亦用秦正以建亥爲歲首改正月冬不改春焉見非秦史本文如是而必曰追改夫追改則何不并歲首亦改之乎

曰歲首是秦一代正朔安得追改其所以追改時月爲春正月歷孝惠文景皆然至孝武作太初歷始于太初元年之五月特改正朔以建寅月爲歲首一遵夏時而從前之從秦正者其在時月則必當追正之以合爲一代之制而在歲首則每歲紀事自有始末必不能改若秦紀則正朔所在尤不當改者則是漢之正朔倡于孝武而秦紀與孝惠文景諸紀之時月直改于太初之史官此在史記漢書顯然可考不當以歲首之不改并疑及時月也蓋改時月不同一是秦改時月謂以建亥月爲歲首爲春正月建寅月爲夏四月此歲首與時月並改全昉夏殷周改正朔之法如始皇二十九年歲首東游其登之罘時方在冬十一月而改月爲二月改時爲中春三十一年九月感荼君之謠而改月爲十二月改時爲臘爲嘉平是也一是太初史官改時月謂但改建亥之春正月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冬十月改建寅之夏四月爲春正月此不改歲首而但改時月如漢書高帝紀元年冬十月沛公至灞上然後繼以春正月夏四月則追改其時史記高帝紀漢元年十月沛公先諸侯至覇上然後繼以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八月則追改其月天下無正朔原文而春夏後于冬正月八月後于十月十一月者此追改者也若夫孝武之改時月則并歲首與時月而盡改之一如秦改正朔之法故自太初以後則行夏之時其爲四時與十二月無稍逆者漢書具在可考也若夫秦之改時月則歷有可驗者往予以茅盈內紀証改九月爲十二月事而馮山公又益予未備復舉北魏高允論五星聚東井事以相質案高允語崔浩謂漢元年五星聚于東井此是謬記考星傳金木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此必有誤而浩未之信後歲餘浩謂允曰前所論者初不注心及考之果如君言此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其所云前三月者則正七月建申月也以建申七月爲十月非改月乎予以爲然而學人復有疑者謂五星不當聚十月則允言已明其當聚七月則浩言仍未晰也予

曰此在漢書已明言之志云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而班氏隨釋之曰以歷推之從歲星也蓋歲星附日而行惟七月日在鶉尾張度則歲星入東井而四星得相比而從之故宋人惟胡安國蔡沈輩力倡爲不改時月之邪說而北宋劉攽有學便云此是秦十月今之七月則漢書所紀冬十月沛公至霸上者此漢之十月所云五星聚東井者則秦之十月是必七月先聚五星而後沛公以十月應之秦之改月彰彰也不意明人無學其重刊史記漢書歷將宋明邪說攙附註內以致是非雜見真僞錯出嗟乎人苦不讀書然書亦何易讀耶

李庚星字白山仁和人問輿地所載必列分野于其首且又有名分星者敢問分野與分星在諸經何所據乎

分野卽是分星第分野二字出自周語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語分星二字出自周禮保章氏以星上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語雖分星分野兩有其名而皆不得其所分之法大抵古人封國上應天象在天有十二辰在地有十二州上下相應各有分屬則在天名分星在地名分野其實一也特其說

則自古有之而其書不傳惟鄭玄註周禮則云諸國封域所分甚煩今已亡其書堪輿雖載郡國星度皆非古法惟十二次大界所分則其存可言者亦不知出自誰說則舊經所據皆已滅沫無可考矣

然則存可言者如之何

有可言者鄭氏云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存可言者也然而疑之星紀爲子次在正北春秋正義謂星紀爲丑在東北非是而吳越地在東南上下不合且春秋以前未有趙也此有趙則非古書可知矣且既有趙卽不得有晉有趙又有晉亦不可解

今所傳者又如何

若今所傳者則漢成時劉向實造爲分野之說而班氏取之入地理志中遂爲千秋不易之科律卽晉唐諸志及僧一行輩皆各爲增飾以成其說雖與鄭氏所云相表裏而各有不同胡云秦地東井與鬼則以秦分鶉首而鶉首屬井鬼柳之次故云東井與鬼然何以無柳魏地觜觿參則以晉分實沈而實沈屬畢

觜參井之次故云觜參其攷晉爲魏者以戰國後無晉也然何以無畢井周地柳七星張則以周分鶉火而鶉火屬張次故云柳七星張然何以增柳與七星張次故云柳七星而壽星屬軫角亢氐則以鄭分韓地角亢氐其攷鄭爲韓者以春秋無韓韓地卽鄭地也然何以無軫趙地昴畢則以趙分大梁而大梁屬昴畢之次故云昴畢此其所合者若燕地尾箕斗之次故云尾箕然則以燕分析木而析木屬尾箕斗何以無斗齊地虛危則以齊分玄枵而玄枵屬女虛危之次故云虛危然何以無女魯地奎婁則以魯分降婁而降婁屬奎婁胃之次故云奎婁然何以無胃衞地營室東壁則以衞分娵訾而娵訾屬危室壁奎之次故云營室東壁然何以無危與奎宋地房心則以宋分大火而大火屬氐房心尾之次故云房心然何以無氐與尾楚地翼軫則以楚分鶉尾而鶉尾屬張翼軫之次故云翼軫然何以無張吳地斗越地牽牛婺女則以吳越分星紀而星紀屬斗牛女之次故云吳斗越牛女然而吳越又分矣撰其大較則劉氏所傳純襲鄭氏之所存而故攷作變更以二十八星所分屬之次竟改作二十八星以爲不用次而用星正

可以合于周禮分星之說其意未嘗不巧然此十二次中諸星每辛連相屬有數星屬一次者有一星屬兩次者其星度贏縮彼此各見即欲改次爲星亦當一準之十二辰分星之次而乃任意增減將星度之辛連者而盡去之則與古法大謬戾矣

其與古法謬戾處可得言乎

他不具論即如吳地斗越地牽牛婺女此人人所曉也乃考春秋傳昭十年有星孛于婺女而裨竈言婺女齊分齊當受災但以歲星一適在齊而嫁禍于晉是年晉平公卒是婺女在齊不在越也又傳云前此商時有逢公者實都齊地有星孛婺女而逢公遂卒以其時無歲星也則婺女在齊不在越即夏商時已然也此眞古法也

乃校之鄭氏所存則星紀吳越地玄枵齊地星紀玄枵爲十二辰子丑相連之次而星紀所分星自斗十二度歷牛八度以至女七度玄枵所分星則自女八度歷虛十度以至危十五度是此一女星而越得七度齊得五度合爲十二度而當時星孛則適在齊五度之內故齊兩受之而劉氏所傳專以女屬越而竟忘玄枵之次之亦有婺女但曰越牛女齊虛危則欲改分星而反大乖其分次之度無稽

之學也

然則鄭氏之所存似可據矣

又不然鄭氏所存一本之春秋之傳而傳所無者則杜撰增入全屬傳會如大火宋地此襲襄九年商主大火之傳壽星鄭地此襲襄二十八年龍宋鄭之星傳娵訾衞地降婁魯地此襲昭七年日食于娵訾降婁之次而解者云從衞地及魯地傳其他則推此而增入之如吳越無次而妄以星紀之次當之且以吳越共一次嘗考昭三十二年傳吳始伐越史墨謂越得歲而吳伐之得歲而吳伐之不及四十年越有吳矣則必吳越兩次越次有歲星而吳次無之故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若吳越同次則皆有歲星誰當受凶且不可曰越得歲也乃杜氏註此亦惑于鄭氏所存曰是年歲在星紀吳越之分吳以先用兵而故受殃則在占歲之法凡歲星所在我向無敵人向亦無敵未聞人向我則吉我向人便凶也且史墨但言越得歲並未嘗有吳越同得歲而吳先伐而受凶之語況考之是年歲星並不在星紀前此昭十一年傳歲在豕韋即娵訾建寅地也昭十三年傳歲在大梁則三月建辰之地也正義謂娵訾亥地大梁酉地非是歲星十二歲一周天一

歲行一次故謂之歲則自昭十三年至三十二年剛二十年當在析木建亥之次自必越分析木值歲星所在而吳伐之並非星紀建子之地若吳則并不知其分何所也乃杜氏又强解不合謂歲星亦有歲差積二十年當差一次則此年陳災裨竈告子產謂自此以後五年而陳將復封又五十二年當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若此年在星紀則五年及大梁又五十二年當及鶉尾之次不當又及鶉火也且二十年差一次則兩及鶉火即當差矣其能五及鶉火乎若然則鄭劉二說均非古法審矣特劉說儼行在

歷代占驗明載史書自不能外旦未聞舍此有他法也

劉說幸而載入漢志後凡作史者必遵其說即天下為郡縣志者每開卷亦必曰天文某分野實則與諸家占驗了不相合如斗屬吳分而漢元鼎中樊惡守南斗則越地受災時南越呂相嘉殺其主及太后漢兵討誅之而南越亡牽牛越分而後漢永平間客星出牽牛則吳徐受災廣陵王謀反自殺又永建中客星犯牛女則吳北受災揚州吳郡逆賊略四十九縣此即在漢時亦未有驗者若其他法則漢天文志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十二州易諸國名而稍變其說如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荆州春秋文耀鉤以北斗七星攷二十八星而分屬州土如雍州魁星冀州樞星兗州青州機星徐揚之州權星荆州衡星梁州開星豫州搖星各不同然皆杜撰無理不足道者若費直周易蔡邕月令章句及北魏太史令陳卓諸說皆不盡傳而晉後諸家則又從此增飾之下之下矣徐仲山曰分星分野說可廢真有學人語言

金壇 字遠村金子藏先生之子山陰人 問大學絜矩之道忠信大道固是誠意以絜矩好惡本于誠意忠信大道善則得不善則失此善與不善俱本誠意此固不待言也若大學之道則近道矣此正提道字然反不指誠意如何

曰子弟知道在明德又在新民又在止至善便以爲不在誠意願亦知止至善之卽誠意知止善得止善大學知本圖歷言止至善之卽誠意工夫則言道在明德新民而總在于知止善猶言道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總在于誠意

也。道只一道。工夫只一工夫。道在止至善。又在誠意。則頃刻之間。工夫亂矣。善讀大學知本圖則內聖外王內天德而外王道始終只誠意二字惜此說圖反不載當參觀于此益愈明耳

沈昌祚字御飄平湖人問檀弓死而不弔者三曰畏厭溺厭者壓死也溺者淹死也獨畏字無解鄭氏謂人以非罪攻已不說之而死曰畏天下有非罪來攻而我不爲之解說者乎且萬一解說之而仍死將謂之已解說而可弔乎抑仍不弔乎

此漢儒解經之寔不逼者檀弓畏字原難解大抵畏者患也謂以憂患死也又害也謂害死也弟古無畏死之據惟論語有子畏于匡畏字可証而鄭氏孔氏皆謂孔子自行解說故免于患害遂不主畏字而反主解說字謂不弔者以不自解說致死則誤甚矣夫孔子畏匡未嘗解說即夫子不解說而死亦豈可爲夫子罪而竟置不弔此不通之論也夫子畏匡雖同此畏字而不弔之畏實大不同若謂非罪死者總在不弔之例則萬一文王死羑公冶長死縲紲誰致不弔古敗軍喪身墜絕墓兆然而齊侯弔杞殖魯莊公弔縣賁父何則非其罪也從來弔法問親疏不問賢

否惟此三等之死所云死于非命者則當辨是非而審可否可則弔不可則不弔是此三不弔專以死于非命而又有罪者爲言並非死于非罪而又無解說者爲言其理易明此不特畏死一條有然假使壓死如顔眞卿溺死如屈平申徒狄可以三等例之乎是以春秋有死非命似有罪而夫子許弔者子路是也子路拒崩瞶而死夫子哭之于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是許弔也有死非命似無罪而夫子不許弔者宗魯是也宗魯事衞靈之兄孟縶魯友齊豹謀殺縶魯不告縶而身爲縶死琴張欲弔之而夫子不許曰齊豹之黨孟縶之賊何弔焉是不許弔也則是三等之死原有弔不弔之別且專在有罪無罪辨其可否正與儒者解經相反此固論辨所宜急者若非命之死不止三等如經死餓死焚死酖死類皆以是推之可耳

胡絡安問朱子以鄭衞詩皆淫奔而後儒非之謂夫子刪詩安有取淫奔之詩以誨世淫者于是祖朱子者又倡爲三百篇詩不必夫子所刪定如朱史儒林傳載王柏之言謂今三百篇非夫子三百篇也夫子之詩既燬于秦火矣漢儒傳夫子之詩

而不全見見前時所傳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而未盡滅者遂取以補亡而世不辨其非也其後金仁山祖述其說卽明王陽明茅鹿門輩亦傳道之今淮安閻氏又引此以辨小序之謬則鄭衞詩眞鄭衞非淫詩豈小序所能辨但眞窮經人當就經書一討求之夫詩三百篇原不必果夫子所刪定雖其說出于孔子世家與班氏藝文諸書而亏不謂然者論語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則在夫子未刪定時原是三百未有夫子自刪而可以自定其數且歷歷自稱者也況三百篇什名目前後次第見于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時皆與今本三百並同此在夫子未刪定以前事也特是鄭衞之詩則在春秋所傳與他經所見不特夫子刪後與今本同卽夫子刪前凡所引詩皆與今本無以異並非里巷浮薄可增入者國語齊姜勸重耳歸國引將仲子詩左傳晉韓宣子聘衞侯賦淇澳宣子賦木瓜詩鄭伯享趙孟于垂隴鄭良霄賦鶉之賁賁詩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詩衞孫林父逐衞君及衞君返國晉侯反爲孫林父而執衞君鄭子展賦將仲子今詩韓宣子至鄭鄭六卿餞之

宣子請賦詩以知鄭志子羽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蓆兮則朱子所稱遥奔者亦幾幾盡之然且表記引國風曰我今不閟皇恤我後又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又曰心之憂矣于我歸說坊記引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又曰我卜爾筮爾無咎言卽以經證經凡在經外者皆不之及而其爲鄭衞之詩明明見之今本者且如是也王柏金履祥愛憎之口而陽明鹿門宛非經儒故爲其所惑今後儒論經須有實據豈可漫無所討求而人云亦云欲護人非反坐已闕耶

又問王柏之言果無據矣今明儒有程篁墩者據漢書劉歆傳云孝文皇帝詩始萌芽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推此意也則知今詩乃出漢儒之所綴緝非孔子刪定之舊本矣其說何如

此由不善讀書者效讀書而不得其解遂誕罔以誣古經此與吳棫誤讀隋書經籍志而妄謂古文尚書是東晉所出書同一例也夫漢書未易讀也據劉歆讓博士文本欲使毛詩古文尚書皆立學官故云孝

文皇帝尚書初出于屋壁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謂亡詁義但有屬讀也）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爲置博士（謂詩與春秋士禮諸經皆立學官置博士有經文而無師說）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祇賈生說經）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謂說經之師非造經者）當此之時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謂不能全說或說雅或說頌爲者說也孟子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則是歌所讓者謂詩說駁雜當立毛詩于學官以爲經師豈可刪詩禮春秋先師諸字而單存頗有詩三字以誣之曰詩亡乎夫所謂盡者窮也卽窮經也窮其訓故章句與傳讀也晉獻曰盡其敵謂窮敵非造敵也爲者學也說也論語曰爲周南召南謂學而說之非使其綴輯二南也兄既讀歆傳必當全讀傳文既讀漢書亦不當止讀歆傳漢書藝文志云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詠不獨在竹帛故也是明云三百五篇秦未燬也又儒林傳東平王式爲昌邑王傅昌邑以淫亂見廢羣臣皆伏誅獨式繫獄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曰臣以三百五篇朝夕授王是以三百五篇諫故無諫書又明云三百五篇在漢代儒林所朝夕授受未有差也是以漢儒申

公在高帝之時與楚元王同受詩齊人浮丘本周秦間經師而申公授魯中徐公及許生徐公與許生又授之東平王式此王式三百五篇直受之周秦間者雖此後轅固爲景帝博士韓嬰爲文帝博士各有師說分之爲齊魯韓三家之學而此三百五篇則在孝武前並無同異惟毛享毛萇其說後出故劉歆于成哀之間思立學官因責博士作此文而乃謂三百五篇繆輯之孝武之時此皆不讀書人所言且亦有意曲護人說反不憚誣滅古經改毀古史稍有良心何忍出此

終

蕭山毛奇齡 字晚晴 又大可 稿
金壇遠村 胡紹寧功水 較

經問十六

盛唐問先生祭禮通俗譜其于祖與四親及祧與不祧諸室俱已斟古酌今處置各當矣第後來之制亦不可不推廣言之以杜遺弊如身卒而子祔吾于禰而祧高子又卒而孫祔子于禰而祧曾倘兄弟不一將見數世以還即有無祖無禰之廟而吾之兄弟即有不祀祖禰之子若孫矣是猶立宗

法也必身卒而不遽祔廟而祭于家吾兄弟相繼主祭以至于盡然後登祔而吾子主祭子卒亦然則主祭皆有四親而拜于下者皆卑幼此不立大宗之大宗而諸兄弟之子孫各奉祖禰而祭于其家其世次既多則聽再闢一廟如展氏游氏然分氏爲族爲小宗其說何如

曰通俗譜本以諧俗惟恐說繁故作意簡省多有引而不發之處如此節則在第二卷主祭之人條予已約略言之有曰兄弟雖異居而必同祭者重同父也同堂兄弟雖同居而必分祭者以彼自有父也原其說謂子無不祭父者一父十子雖十居而必同祭以共此父也吾父之子與伯叔父之子雖一居而不共祭以吾父之子有父伯叔父之子又各有父也推此則吾身卒而吾之子與吾兄弟之子皆各父而非同父吾子卒而吾之孫與吾兄弟之孫亦皆各父而非同父豈有吾之子吾之孫尚可與吾之兄弟涸作同父之祭者然則身卒祧高而謂兄弟之主祭者或無曾此皆必不高子卒祧曾而謂兄弟之主祭者或無曾此皆必不然之事而不足慮也蓋身卒則身之子當祭身身之子卒則身之孫又當祭子此其說在前一條固引之

而特未嘗明言之也卽後一條已明言之而又未嘗推類而究竟言之也其明言之者何也後一條曰孫而爲子則不與同祭其云孫而爲子者謂主祭者之猶子卽所祭之父之孫也萬一主祭之兄弟夫婦偕亡則此猶子者本孫也而今爲子矣爲子當祭父于是立考妣之主而分祭之而祖與高與始祖則設牌焉此明言之者也然而但曰主祭者之猶子則人弟知爲長子主祭而支庶兄弟之子爲猶子殊不知長子倘死而支庶兄弟以次主祭則長子之子亦猶子也此未嘗究竟言之者也此可推也又曰若兄弟夫

婦有一亡者則祔于祖廟以俟後之入祭室謂兄弟亡婦則兄弟儼在與祭其子不得背父而私祭其母如國君亡后后不得先入禰廟但間一廟而祔于祖妣之傍此云祔于祖室者正祔祖妣傍也此明言之者也然但言夫婦有一亡而不言夫亡萬一兄弟先婦亡則子當祭父兄弟之子自當奉父主而祭于其寢不俟母之偕亡矣此如國君先后亡則後君不俟后亡而卽奉君主以入禰廟故後祭儀條有云主人主婦爲一列倘有母則列西上一位有庶母列西稍上一位正指未偕亡者言也此亦未嘗究竟言之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也此又可推也

乃推其致疑之由則皆由廟制不明以致有此蓋廟即寢也古官師一廟與庶人祭于寢總皆以家之室當之故居室多者以居傍一室爲寢廟居止一室則即以室後半室爲寢廟未嘗缺也今兄弟同祭止在一室而兄弟之子分祭則又闢一室或半室原不必仍祭一處如必俟兄弟主祭畢而後分祭立廟如展氏游氏則失時矣且展氏游氏之廟皆小宗廟也近代無宗法惟宗堂之祭稍類大宗可百世不遷而五世則遷之小宗廟則反無之以宗法既分祀其父

又當合五世之祀于小宗之家然後又合百世之祀于大宗之家今但作一始祖以下即分祀焉不必合也又何子游子展之廟可再闢爲

詳見大小宗通繹廟制折衷二書

又問通俗譜下祭用長子主祭序前列子姪助祭者在次列設子姪有貴者則長子用擬祭例揖貴者升前而使主祼奠此大較也設貴者爲姪孫曾姪孫而先于分尊之親得毋虧虺不安乎

大抵兄弟同祭定無及孫與曾者前條已明言矣萬一有之則姪孫曾雖貴仍序之孫曾之列中至祼奠

時則攝主者肅之使前至禰廟而仍還其列何不安焉

又問通祭貴者不可祧萬一各房有卑幼而貴者其人苟卒宜在不祧之列而世次在高曾以下自不當越高曾而祔世室矣其位何居

不祧者歷四親之盡當宜祧時始去四親之廟而入于不祧之室則方其未宜祧時亦必列高曾祖之下而以次而進未有越高曾而遽入于世室者也然則其居世室時無高曾矣後之高曾皆其子若孫矣若既入世室則本房世室在始祖傍宗堂世室亦在始祖之室傍與高曾祧室各厘各廟又何礙乎

又問禮緯鉤命決曰夏祫五廟者夏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先生作廟制折衷辨之極詳大抵謂諸祖在旁而先虛一已以俟祧入必非禹意及

釋諸侯五廟則謂齊楚始封當虛一實四以俟始封者之祧入之得毋天子諸侯之制有不同歟

曰天子諸侯之制固不同而禹則尤不同天子諸侯之不同何也天子自爲制必無自立七廟時豫虛太祖一位于中以俟已入而先實四親于在傍此易曉也諸侯則天子得限之矣齊之呂尚楚之鬻熊前既

無功德之祖可爲始祖然又非王者之後與帝王子弟宗諸侯之國可以直溯古帝兼祀出王則必虛一實四以俟呂尚嚭熊始封之君之祧入此固廟制所限無可辭也若天子則誰限之乎至于禹之尤不同則禹原有高祖黃帝王考顓頊皆可爲太祖而謂禹無太祖固已無理況以黃帝顓頊在昭穆而云尚可虛其中以俟已入則雖不肖喪心亦不至此而曰禹爲之此眞齊東語也故曰尤不同也若三代以後則開國先世並無功德而又無帝王神聖以啟其前則不得不祖始封之君如漢祖沛公唐祖唐侯晉與齊楚諸侯等然而同堂異室以次祧祔則在中不著而虛位可泯此又廟制之變之無如何也夏商無是也

又問時俗葬親多信青烏家言相地卜兆踰年不葬即葬而數遷此喪禮大弊吾說篇四卷言之詳矣特不知仕宦之葬他鄉者當遷而歸不乎禹葬會稽天子以天下爲家不在此例而厤博葬子以親制令非子於親所敢同至或樂其山川風土遺命弗歸或其邑人民謳思欲留祠墓雖振古有人然禮之變也先王父以鼎革後卒康熙戊子王淇逆命王師屠建州懼罹兵燹不得已葬建之東塔

源而先父以康熙癸丑卒甲寅耿逆又犯兵變葬
建之白鶴山在祖父之志則無時不思東歸且先
祖妣已先葬山陰先嫡母猶厝江南均未合祔若
稍能成家于越斷無使祖父他葬之理但恐入土
已久必欲遷發使化者不安今伯兄原在建守墓
或者倣朱元晦周茂叔例但留子姓于彼供祭掃
已乎抑必當遷歸乎

以舉世瞶瞶之際能獨發此問審處所安可謂意識過人矣弟父母分葬在漢唐以來並無此說其弊實始于朱元晦趨吉異議而後之青烏家特載之地理全書反謂元晦祖父母身四地分葬且各遠數百里爲不侵祖不狃俗燭理甚明錢唐王草堂曾辨之謂伯魚子思皆葬于孔子墓前不爲侵祖孔子合葬母于防不爲狃俗且此一聖二賢皆非燭理不明者其說亦既了矣特世尚有瞶瞶者寧嘗謂分葬一說不特于心不忍實亦不幸而出此毋論古重墓兆死不得出鄉其在夫婦離合尤有關係禮非出母改嫁母與有罪而死及不成婦而死皆合而不分則祇此一分而明明以失節與罪惡視其親矣且不讀中庸耶視死如視生試問人生時有願夫妻異處者乎有

願祖父母身各四遠離散者乎此不必燭理人始明之也

若仕宦而塋于他所則必以官爲家家在斯墓在耳未有家遷而墓獨留者然且家可遷墓不可不歸漢韋賢塋平陵其子元成繼爲相已徙家杜陵矣至臨卒而上書曰不勝父子之恩願乞骸骨歸平陵則且有家遷而墓反合者矣故唐人以官爲家而柳子厚卒于官其故人裴行立特出貲使歸塋河東至今墓誌猶稱之是凡死官所皆當歸塋縱或不得已不能遽歸亦必謀所以歸之之道至必不能歸而後留子姓以守其墓否則寧負骨以歸勿輕棄也

如謂已塋而遷歸恐死者不安則古原有遷塋禮春秋桓王穀梁謂改塋服總而司徒文子改塋其叔父有問服于子思之事則遷塋有禮不必問安不安也且遷塋而異處耶則不安遷塋而還歸則安之之甚東漢溫序作護羌校尉爲隗囂所殺光武殮其屍已賜塋洛陽城旁而序子溫壽忽夢父曰久客思鄉里壽遂棄官上書乞移骨歸塋則此一還歸爲死者反不安耶如謂入土久而魂夢所祈求而不可得者恐不安則仍請較之朱氏當朱氏父卒遺命塋崇安

之五夫里此不知在何年朱氏自云熹幼是也及至乾道年而遷之白水里之鵞子峰下則已有年矣乃至慶元年而又遷之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則自乾道至慶元已不啻二十餘年是此三四十年間凡三發其骨而後孤留之寂歷之山至今未云不安也乃一遷遽歸而以此爲慮過矣

至謂周茂叔亦葬母他所則朱初議禮多屬杜撰實與三代周孔夏商禮周禮春秋禮迥然不同固不當引之爲據然茂叔事可原當其葬父營道縣時家卑微幼不能立稍長卽隨其母鄭氏依養于江南丹徒鼻氏家而母卒遂葬之母氏之黨此不得已也及暮年知南康軍家于廬山聞水齧母墓因遷葬于清泉社之蓮花岑此又不得已也然而終不歸葬者王草堂辨云茂叔母繼妻也其父與前妻唐氏合葬唐生子礪礪生子仲章則同穴有人守墓有人不煩遷矣況茂叔臨卒命葬于母墓之側則死不忘親與世之貪地利而故爲隔絶者相去甚遠如此則猶可原耳故曰必不能歸而後留子姓以守其墓不然寧負骨以歸此至言也今子遭不幸而出于此無如何矣雖然或亦于此言思之

汪煜 字寓昭 吏科給事中 台州人

問婚禮娶婦時有兩告廟一謁廟在春秋周易諸禮載之甚詳然皆不謂之廟見以告廟謁廟雖死舅姑原在廟然非爲特見舅姑而行告行謁則仍非婦見舅姑之禮故須三月後可以行祭然後專見舅姑于廟中謂之廟見此禮經先生發明已長夜一旦矣但疑此是適士以上之禮而士官師與庶人不與焉適士二廟一祖一父祖可以告謁而父可以廟見若中士下士與在官之有職事者則止一父廟矣庶人則祭父于寢并無廟矣是娶日之告謁者此死父也三月之廟見者亦此死父也娶日而告謁已見之矣乃又必三月而始廟見于禮未合故曰此非士庶禮也

何如

一廟無二主若謂士官師一廟無壇則祖曾祧主仍存廟中庶人祭寢無廟則祖曾祧主亦仍存寢中此固叔孫杜撰之言不足道也蓋一廟則祧主在寢祭寢則祧主又在寢牛故一廟只一父一寢亦只一父此定禮也獨不曰廟寢雖一而行禮有殊乎月朔有朝享而告朔因之然告朔非朝享也軍還當告至而獻捷踐之然獻捷非告至也今告謁廟見明分三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告廟非謁廟而謂告謁卽廟見可乎且子不講婦見禮乎廟見死舅姑其禮難明當于婦見生舅姑推之當娶婦之日公羊傳云昏禮婿不稱主人必父主之故昏禮婦至主人揖婦而入此主人生舅也及質明而又贊見婦于舅姑此婦見之舅亦生舅也夫卽此生舅而在作主人時已見婦矣乃必至次日而又名婦見然則死舅之廟見亦猶是矣且子弟知一廟之主只一父因謂一父不宜行數禮不知三廟五廟中皆有父也當楚公子圍之親迎于鄭也曰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夫所謂莊者圍之祖所謂共者卽圍之父也父非專廟猶必並告是多廟之父亦未嘗不與一廟一寢之父告謁並行而謂士庶之禮之有異豈通見乎

又問祠堂之制若從朱氏家禮則誤認長房爲宗子合通族尊長而助祭長房之四親一如王族伯叔父之助祭天子此其爲無禮固不待言矣若近代祭法祇以族長主祭而祭始祖則族長不專祭四親而助祭不皆尊長雖死者不祧不殺猶是僭罔而生者不僭猶可藉口此義經先生發明極爲痛快但先生又云自祠堂一興而天下之人皆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祭父夫王族助祭仍私祭四親今自祠堂一祭外而家祭盡徹其在朱禮則長房有四親而通族無之在今祭則并主祭之族長亦無四親是祠堂一興而並無父祖曾高不止一父也先生祇言父何也

曰大夫無高適士無曾中士下士以下便無祖矣故祇言父而不得概言四親何則以原有不得祭四親者也且言父可概四親言四親不可以概父彼不得祭四親而祇祭父者不可謂不祭四親何則以祖與曾高皆從父而遞祧之既已祭父則今之祧者即向之祭之者也惟不祭父而四親之祭俱絕矣何則以並不曾享一祭也況父祭之重爲何如者自天子至庶人七廟有隆殺而父祭不殺自郊社以至室神諸祭有分限而父祭不限則凡有生者皆必祭父而今并父祭而亦絕之故云然非有他也

然而彼制祠堂者未嘗以爲不祭也奠祭禮于堂享共祖而餘皆配食配食亦祭也且三獻之後主祭者分爵而獻于兩序亦以此明祭意矣而先生竟曰不祭則必有說以處此

曰古無配食禮惟殤與無後之主祔祭于宗子之室

謂之祔食又或夫婦亡其一未立祭匰則中一以祔于祖室之傍亦謂之祔食他惟祖孫相繼兄弟相繼于祧祔之際有礙則偶一遷附餘無所爲祔食者蓋禮有犆祭有合祭犆祭必特設不待言矣即合祭一堂亦必各設祭禮于主前如朝踐獻牲則牲之肩胉髀脊必分諸體審先後以別尊卑是各有牲也出尸綏祭則祝必滌肝離肺授諸尸以爲挼物擩祭之用是于牲之餘體又且各有分也至于遷饌撤饌進粢進飲在室在堂行酳受胙諸節則凡主皆備而每尸必周今但陳牲于庭鋪几筵而設簠簋鼎俎籩豆于中堂其在兩序配食者枵然也曾薦腥乎曾薦爓乎曾薦黍稷菹醢乎祗此一杯之分而合序共之不惟不祭抑且不薦不惟不薦抑且不饔庶人無廟猶得入市市肉腥熟之以專獻其親而祠堂一設竟至合通族之父而皆爲若敖之鬼言至此亦可畏矣予製通俗譜救時之弊不乏大聲疾呼處而究以未著全禮往多軼漏有志于此者當細審之

昂天翮字扶上山東平原縣知縣合肥人問朱氏謂笙詩有聲無詞如禮記投壺之記魯鼓薛鼓但有其音節而並無詩歌今無學之徒動引其言以爲據先生白鷺

洲所辨其諸所參証亦旣詳矣而於此猶未之及學者疑之豈朱氏此說果足據耶

曰朱氏論詩禮全不足據但彼時所辨祇憑壬客氏讀書頗忽畧且不耐根柢但見投壺義有鞉鼓節而其傍無字便謂有聲無詞不知前經明有命絃曰請奏貍首之文則此正貍首詩詞之鼓節也古凡奏樂必歌詩歌詩而後琴瑟笙簫管籥簫篪笛塤編鐘編磬凡十一器皆足以倚之乃其節之者則有三器柷也鼓也搏拊也若射與投壺奏樂則但以琴瑟倚歌以

鞉鼓與大鼓作節而不用柷與搏拊蓋射必聽歌使容體步止與歌聲相應而總以二鼓爲之節是以天子歌騶虞有七節謂歌七終先虛聽三終而後一終一發矢凡四矢諸侯歌貍首大夫采蘩士采蘋皆五節謂歌五終先虛聽一終而後一終一發矢凡四矢四矢乘矢也特其聽聲時祇記鼓節如審弓省度勾絃發筈皆記鼓節以行事故孔子曰何以聽何以射言循聲按節當費經營或鞉或鼓毋令差誤然後容比禮而聲比樂則是此鼓者正聽之以應此歌詩者也祇以投壺之節半于射禮而其爲歌則又限于貍

首一詩而無天子諸侯大夫之等以致戰國時有魯薛兩家子弟其辭不同而皷節又異因之有魯皷薛皷之譜見于投壺其半字以前皆射禮之節半字以後則投壺之節方者鞭皷圓者大皷譜記甚明朱氏於樂理既未諳而禮當璞細處又涉獵一過但見方圓滿紙必以爲器色工譜定無有詞而不知其誤也詩無徒歌瑟無徒步皷可有徒皷乎予年老不能口授而著書又無力後有學者當亦因此而憬然省惕然懼凡說詩論禮必尋求至當而後已庶于經學少有裨乎望之矣

田得名 字綱卿 康乙丑進士 刑部郎 保定人

問女子未嫁闔夫死而守志禮與

非禮也春秋公羊傳云在家稱女在途稱婦未嫁而在家則女也女則誰守矣且在途亦非婦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也若不廟見而死則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婿不杖不菲不居喪次歸葬于女氏之黨何則未成婦也夫娶婦三月婚已成矣祖以不見死勇姑于廟尚以爲非婦而婿不終喪歸其棺而離異之今以未經娶歸之女生不婦見死不廟見而妄稱夫婦無端

而爲之守志此則亂倫瀆類之甚者而以爲禮可乎

然而古禮未之禁何與

古禮明有禁而不善讀禮者不解也周禮媒氏禁遷葬與嫁殤者夫媒氏掌男女之判者也反判爲合然而反合亦爲判判者禁也故一禁遷葬謂禁夫生未爲夫婦而死而遷葬使同穴也蓋生不共室則死不同穴何則非夫婦也故舊註曰非夫婦而相從不可也此以判男女之未婚而偕亡者也此一禁也若夫一死一生則女倘先死男子謬認以爲婦而娶女棺而葬之謂之嫁殤嫁殤有禁男倘先死女子謬認以爲夫而不他嫁而歸于其家謂之殤娶殤娶亦有禁舊註所云生不相接死而合之爲亂倫爲瀆類此則男女未婚一死一生之又當判也此又一禁也然則未婚而守志正在所禁而讀周禮而不之解何與

然則先生在史館作孟貞女傳曾稱明洪武間監察御史蔣文旭妻孟氏爲貞女而近作嚴貞女狀且未婚而爲夫死矣若此者何也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向爲此言者殊志也蓋惡夫畸行異節之不傳于世而勞以庸勞之跡冒中行也以爲世固有不中禮而貞志亦可取者此類是也而勞

CL.
NO. 35543

不可以是爲訓也今所言者正禮也吾懼夫世之不明是禮而妄以輕生苟殉者之反以是爲正經也此則不可不辨者也故予自二文而外凡以是請者俱拒之以爲先王之禮自有正者寧爲正勿爲變可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西河合集』　請求記号 082.6-M743s

ガラス使用